

文壇



文壇月刊出版社

勝利出版社廣東分社總經理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文壇新

(總第十三號) 目錄

(卅五年一月廿日出版)

復刊獻詞.....本社同人(1)

論方言文學的倡導.....徐中玉(2)

論戰後的文藝運動.....馮明之(10)

文學之社會基礎.....朱 渺(12)

殘脂.....常 青(6)

心靈的奧秘.....盧 森(15)

耕者有其田.....李勵文(21)

鄉情草.....陳容子(9)

葡萄園.....黃郭人(23)

蜚居小草.....馬蔭隱(26)

冬日談「冬」.....予 之(28)

在綠色的憲帝裏.....陳容子(25)

詩人的道路.....零 零(25)

海的回憶.....林沙而(27)

雨天.....李桂庭(27)

封面設計.....曾 洪

文壇月刊

新 總第十三號 期

發行者：文壇 廣州漢民北路七十五號三樓
電話：第一〇五〇五號

編輯委員：胡春冰 張希賢 趙如琳
陳子殿 朱 渺 仇 章
陳容子 李勵文

發行所：中華全國文藝協會廣東分會
廣州漢民北路七十五號三樓
電話：第一〇五〇五號

總經售：勝利出版社廣東分社
廣州惠愛中路一六八號
電話：第一〇七三一號

經售處：香港：海外華僑書局
全國各地各大書店

承印者：中成印務局
價：本期國幣貳百元

本刊增刊公開，歡迎投稿！一經採錄，即致酬金。暫定：文每千字國幣一千至二千，詩每行二十元至五十元。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八一〇四號

| | | | | | |
|-------------------------------------|-----------------|-----------------|-----------------|-------------------|-------------------|
| 備註 | 正文前 | 封面裏 | 封面裏 | 封面裏 | 封面裏 |
| 一、廣告先惠後登如需製版而議。 二、三月以上者八折連刊兩期者九折 | 二萬元 一萬元 五千元 五百元 | 二萬六千元 一萬三千元 七千元 | 二萬四千元 一萬二千元 六千元 | 三萬五千元 二萬五千元 一萬五千元 | 三萬五千元 二萬五千元 一萬五千元 |

記取在一年前，敵人侵略的兇鋒，瀾漫着南國的田園，更瘋狂地燃燒向粵北的原野，使本刊不能不懷着一縷槍痛的心情，悄然地和讀者們分手。

及後，大地受着更廣大的苦難，人們遭遇了更深創的傷辱，可是文友們並沒有忘記我們，且不時寄以熱烈的殷望，這使我們更覺得難受與不安，曾有一個時候，我們會想衝破一切的困難籌備復刊，去担负精神食糧恐慌年代的振濟工作，但終因集稿、印刷、發行、交通種種限制，同時又不願以軟弱的姿態勉強呼籲，更不願以拐杖和包頭巾搖着當作神聖莊嚴的旗幟，騙取讀者們寶貴的時間；所以復刊的計劃，始終沒有實現。

然而，我們却一致深信：還活着人，還活着的心，還活着的靈魂裏的事業，總

有一天會復活，而且更昂揚地奮起邁進的。於是，仍然忍痛地以沉默代替叫罵，以嗔氣忍辱準備承受更沉重的負荷。

終於，我們期待的日子到來了，八九年來敵人的窮兵黷武，白費了無數無辜的生靈，所換得的「戰功」，終為雄偉的正義自由的浪潮所壓倒。敵人投降了，國土重光了，本社同人也先後回到了廣州。到了此地，昔年的讀者一樣期望，而許多愛好文藝的青年亦要求本刊早日復刊；由於更多朋友的幫忙，更廣大的社會人士的援助，本刊便在三十五年的春天，以新生的姿態「升盤」了。

自本刊自從民國廿九年秋間創刊以來，繼續堅持了三年多的

艱苦的日子，固然不敢妄自稱功，向人們討一點無謂的贊許，而我們自我檢討，倒沒有向色情文藝的作者擲手，也沒有以新風神標，新西遊記，新聊齋一類的作品做商標爭取銷路；更不同那繪作有毒素的連環圖的匠人浪費片言隻字徵稿，並且我們會進一步預言過那些作者的前面就是墓塋，更為那些作品的生命預寫過哀悲的篇章！

記得有一個時期，會有許多但願目前的——自以為先知者們，好心好意地忠告應以「趣味化」爭取國難期中拾頭的庸俗份子為基本讀者；亦有只知在算盤上撥珠子的書店老板，奉勸過改帆轉舵，去迎合下流社會；可是，我們始終堅守着我們的立場，站在大時代的前頭，去開拓新文藝的道路。

本社同人

為青年讀者辭正當服務，為許多新進作者做一道橋樑，為抗戰建國竭力盡一點可能盡到的任務。

現在，回到了廣州復刊，自然要本着過去的立場和態度，同時還希望能進一步担负國家民族賦予我們更艱巨的新建設的工作。故目前一方面負責掃清敵偽遺留下來的文藝毒素，和剷除新文藝進程中的障礙，同時並以建設性的文藝作品，在廢墟上重建起嶄新的文壇來！

最後，深願各地的作家和讀者，以及出版業，書業界，對我們這個刊物多多的幫助！

恭賀新禧！

卅五年一月十一日於廣州文化街

復刊獻詞

論方言文學的倡導

徐中玉

文學上開始有方言文學的倡導切實點說是起於十二年前建立大眾語問題的討論。當時一般既都認定「白話文」只是知識份子一個階層的東西，還不是普遍的大眾所需要的（註一）甚至它還只是「官僚買辦」們的東西（註二），而已經成形的大眾語又大多數人認為還沒有（註三），所以最後有些人就自然地想到了方言土話；方言土話比較起來的確是大眾們自己的東西了，所以他們主張要「使方言發達」，也就是說應該用方言土話來寫作文學。他們是認為這樣之後，就能建立出來大眾語，因而可以解決了多年來文學作品和大眾的脫節現象，可以解決了大眾之文化教育等根本問題的。

對於這樣一種意見，當時倒並不是沒有人提出異議。（註四）但正和大眾語這個問題本身在談出了一些原則上的結論之後就放下了一樣，這異議似乎也不會提得充分和詳澈。不過是有些人說要倡導方言文學，有些人又說這樣亦有某種不妥而已。

抗戰初期起來了的民族形式問題的討論部分地繼續了大眾語的探討，雖然在這次討論中並沒有再提出「大眾語」這個名詞。一般地說，形式問題當然是更廣泛些，因為用語問題通常也可以包含在形式問題之內。也因爲這樣，討論如何創造民族形式便決不能置用語問題而不談；反是由於用語問題在形式問題中所佔地位的重要，而不能不特別注意用語的問題。所以在民族形式問題的討論中，不但一開始就有人談到用語問題，而且隨着討論的進步，問題的複雜曲折，最後表出了着重用語問題，希望藉用語問題的解決而來着手創造民族形式的趨勢，這種情形，決不是偶然的。

於是由於用語問題的再被提出討論，倡導方言文學的論調也就再起了。而且這種倡導的聲音倒並沒有因民族形式問題討論的告一段落而消沉。這種聲音隨便舉出一些就有：曹伯韓先生在方言的使用和研究（註

五）一文里的：

「筆者現在想要將胡適博士的口號，修改成『方言的文學，文學的國語』。」

「在促進各地方言的同化時，我們……要提倡方言文學，儘量使方言書面化。」

「中說的：『在促進各地方言的同化時，我們……要提倡方言文學，儘量使方言書面化。』」

「在今天，方言文學是急需提倡的，因為它能使廣大農民羣衆的靈魂得救。」

楊晦先生在上討論中也這樣說：

「我們應當提倡方言文學，是不成問題的。」此外老舍先生也是始終持着這個主張。例如在亂說幾句（註七）中他已這樣說：

「與其用減了成色的國語，不如用原封未動的土話。半生不熟的國語是患了貧血病的語言，即使運用得好，也不過像桐城派文章那樣消瘦脆弱，絕無蓬蓬勃勃的氣勢。」

在我的話（八）中他又說：

「無論怎樣說，地方語言運用得好，總比勉強的用四不像的，毫無精力的普通官話強得多。」

而他的這個主張，又是得到了林曦先生大眾話新論（註九）一文的贊同的。

然則倡導方言文學，究竟有什麼不妥之處沒有呢？

二

坦白地說，對於這種倡導方言文學的論調，我們對他們倡導的動機和熱忱雖很敬重，但這種論調却是不能贊同的。

像曹伯韓先生等那樣，因為語言從分裂到統一，一定要先有方言的

作品漸漸與外面的語言同化——這樣一個階段，所以使斷言今天非趕快提倡方言文學不可，否則統一民族語就不能產生，我們認為這個看法似乎太機械了。我們禁不住要問，難道過去就沒有過方言的作品麼？難道語言的同化除掉方言文學作品如直接的交往聯繫等就不能進行麼？最重要的是：為什麼他們不肯承認形已共的普通話已經存在這個事實呢？如果他們承認了這一點，亦即承認了統一的民族語已具雛形的這個事實，他們就不能這樣斷言的。

其次，如果提倡文學真能促進各地方言的同化，那麼這同化的過程是怎樣的？我們期待同化成功的又是那種面貌？難道隨着各種方言同時各自發展，到最後就能自然而同化成一種理想的統一民族語麼？有這樣容易如意的事麼？我們的意思是：如果認為我們不必認識並確定一種主要的方言，作為各種方言走向統一語的重心，和它內在的輔導與發展的力量，加強其倡導推行，而單靠各種方言的倡導和自行淨化就足以形成一種較可滿意的統一民族語，這簡直是不能想像的。這就是說，如果真要達到他們倡導方言文學的目的，促進各地方言的同化，就決不是籠統地倡導方言文學，倡導方言的自行淨化所能成功的。但如把方言分成主要的和不主要的，而特別重視了主要的方言，要以這種方言為重心，進行吸收溶滲環繞它的各次要方言的優點，那麼基本上這已變成一個使用方言的問題了，便用不着再去籠統地倡導方言文學了。

再次，論者們總主張作者應該寫作「純粹一點的方言文學」，或鼓勵他寫方言要「不怕寫得方」。其實這那里可能呢？根本問題是用方塊字就決計寫不出地道的純粹的方言文學來。林曉先生說：

「想當年施耐庵曹雪芹跟金瓶梅的作者下筆時，大概並沒會考慮到如何用方言又可使人人都懂的問題，這他們才能寫出來整口畢肖，人物活現，直到今天大家還是覺得得而且硬是要看。」（註十）

彷彿水滸紅樓夢金瓶梅這三部已是道地純粹的方言文學作品了，但就在同是倡導方言文學的張爾奇先生的觀感亦已不同，不過說它們「都用了許多方言」（註十一）而已。至於海上花九尾龜之類，在張先生以為「是用方言寫作的」，但與胡湘先生却又這樣說：

「我讀過九尾龜海上花等蘇語的作品，和山東土語的金瓶梅，和浦松齡先生的變文之類的作品，想來他們的運用出語也會經過選選

，並且受了文字的限制，未必能寫純粹，更未必與其口語符合一致。但我們讀着已經感覺許多地方不能懂得。而且像蘇州式上海話及山東話，還算是通都大邑的活，若寫鄉僻處的話，就更不易於使人懂。」（註十二）

吳先生這段話倒都是實情。這些小說那里真是地道純粹的方言作品，那里直到今天大家還是看憤而且硬是要看！（看憤未必很完全，硬是要看更未必由於所說的方言）又那里它們的作者在寫作時會全未考慮到寫成沒人家懂不讀的問題！我們可以說，如果它們真是地道純粹的方言作品，今天就決不會有這麼多人能夠大略看懂而且硬是要看了。所以嚴格說起來，有價值的地道純粹的方言文學，我國就從未產生過，產生過的，不過是「都用了許多方言」的東西而已；而且這些東西——如水滸紅樓夢等所以能在促進方言同化上有不少功績，就因為它們是不純粹不地道的原故。如果真的純粹了，地道了，姑不問是否有此可能，能看懂它們的人就極少，也就難難促進方言的同化了。所以就是以前所謂方言文學的名著為例，研究起來也還是一個以某種流行語匯聚大，語彙語法比較完整的方言為重心，而吸收溶滲其他方言優點的團體，換句話說，仍還是一個使用方言的問題。

三

我們為什麼反對倡導方言文學呢？天啟的理由歸納起來就是如下三點：

第一：用方言寫作，文學的教育作用會因而相形減小。——前我國的語言，其複雜之狀態未必如有一些人所形容的難可究詰，但大體而論，到底也還有北方方言，江浙方言，客家方言，廣東方言，閩粵方言等多種。作家用某種方言來寫作當然是可以的，但這樣寫成的作品對這方言區以外的讀者却不能發生什麼作用。特別像廣東福建等地的方言，通行的範圍較少，和這種方言寫作，就作品可能發生作用的範圍說，比之用普通話寫作是得到了小的却失掉了大的，因之不免形成一種損失。這種損失，在歐美有些國家里——教育已經普及，統一的基礎已經確立的有幾國家里，自然不成問題，而且它們為着政治上的文化上的某些特殊需要，還不妨倡導這種方言，（如蘇聯之於各文化落後的聯邦式區域）但林

據我國目前的條件，却不能變受也必不致造成這種損失。

第二：我們的民族統一語「普通話」雖還不能說已完全成熟，但它的已存在却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不但已經存在，而且正在發展進步擴大流行的範圍，由抗戰起而同胞大團結化給它極大的助力，這亦是無可否認的事實。至於說普通話「半生不熟」，「患了貧血病」，「毫無精力」，這問題似乎還得分別來回答。因為這中間有些毛病固然確應歸之普通話，有些則又未能，原來普通話雖還沒有成形，但架子却已大致有了一個，有些人算是在用普通話寫作，實際他連這架子還不會弄熟；這就是說，這些人算是在用普通話寫作出來的普通話文學作品，中間顯露出來的種種弱點，並不是這現在為止可以代表其進步高度的普通話所犯有的；我們不能因為這種情形就抹殺一切普通話作品，尤其不能因此就斷定普通話沒有發展完成的前途。事實上，這現在為止就已不能說普通話缺乏表情達意的能力，除非誰能完全抹殺二十多年來新文學表情達意的成績，特別是其中像魯迅先生和其他幾位的作品。因為新文學運動以來的大部作品，和魯迅先生等的作品，都是用普通話寫出來的。普通話天天在發展，在進步，在向完熟處走去，它之現在還有點「半生不熟」，「貧血」，「無精力」，實在不足深憂。且不說這樣的一種民族統一語，在目前我國，還是國家社會所非常需要的東西了。

第三：首先方言並不是盡善盡美的。這中間有着許多偶然的，一時的，不正確的，不恰當的，發音學上歪曲了的成分。特別是，方言土話裏堅固地保留着許多保守的，含有封建意味的東西。因此方言土話用來表現舊的保守的生活情態也許是適切的，要用它來表現新生活新事物，就不免捉襟見肘，左支右絀。我們只要看有些鄉下人用他們的土話來表達新東西時所造成的種種錯誤和可笑之處，就能略略想見這個情景。宋陽先生也曾舉過一個例：「譬如說，上海的說書用着蘇白——這算是說書的本人的 Mother Tongue，你說他用着這種家鄉話容易表達複雜的情緒和動作，但是，倘使你叫他說一說說流，毀滅，靜靜的頓河的故事，那他的蘇白就要感覺到不夠用了」。(註十三)這理由不難解釋，因為是舊生活產生了的方言土話，所以它不能適切地來表現新的生活，就語言的發展史來看，無分古今中外，都是由方言土話而進於統一的民族語，方言土話比較是落後的，統一的民族語則比較進步。理論上如此，現

在現我國的實際，無可否認亦是如此。現在而要表現新的生活，新的意識，或者吸收和溝通外來的知識文化，只有用普通話才較方便，用方言土話則總不免感到窒礙難行。因此方言土話不但不是盡善盡美的，並照還是窒礙着新生活的表現，在某程度上還是窒礙着文化的進步的。其次單靠方言並不能解決文學和大眾脫節的問題。他們倡導的人對這問題看得太簡單了。文學和大眾脫節的原因決不止「用語未能口語化」一個，例如文學內容脫離大眾，和大眾生活困難根本沒有受教育的機會，或少數人存心不給他們接近有價值的文學，這些亦都是極重要的原因；不但如此，而且用方言寫作，也未見就能完滿地達到「用語口語化」的最終的目標，因為如果籠統地倡導了方言文學，文學作品都被用流行範圍極狹隘的方言土話寫出來了，在一方面雖然做到了「用語口語化」，在另一方面就全國範圍說却是千百裂的「口語化」這樣千百裂的口語化的用語是否就能使整個的大眾不和文學脫節，實大是疑問。且不說我們希望大眾與文學結合是要文學供給他們一種進步的有益的影響，而用千百裂的方言土話寫成的文學如上所說是不可能產生這樣的影響了。反過來說，普通話根本也就是口頭語，用普通話寫作來造成文學用語的口語化例正合適，因為比之方言土話它有其利而無其弊。再要求方言的同化不但在方言文學作品以外也可以進行，並且如由於社會、政治、交通等等條件的改善而起的各地方人直接的交往頻繁，這更有力量；而且就是在文學作品之內的進行，也要是像水滸紅樓夢那樣只是採用了許多方言，却並非這地純粹的方言的作品，同化起來才有效力。這就是說，洞開了社會、政治、交通等等條件的改善，而單以為倡導方言文學就可以達到方言的同化，這固然是不可能的，同時如果作品真是這地純粹的方言了，同化也不可能。因為這樣的作品連看都看不懂，又如何會同化？最後，既然承認了仍要拿方塊的漢字作為表達的工具，那麼所謂地道純粹的方言文學就只能是一個想像，根本不可能產生，而且以前也不會有的，以後也不會有。大家知道方言土話里有許多都是祇有「話」，而沒有「文」的，現在要用漢字來註這無「文」之「話」的音，簡直難有什麼好辦法；不但用已有的字音每不能把方言土話的音妙肖地傳達出來，而且就是傳達出來了那一副雜字相究有多少用處真大可懷疑，何況各地人來聽原有的字時，每字的音調簡直又無法統一。例如有些人愛用

「麥巴郎」三字來記錄廣州話里表示「所有一切」，「從統」之意這句話的三個聲音，試問用了這三個字能有多少效果？上海人北平人讀起這三個字來會發生多大聲音上的差異？且不說根本這三字廣州人自己讀出來時已並不符合那話里的三個音調了。用英文拼音，注音字母，或羅馬字拼音來記錄自然可以準確，但這又越出承認以漢字作為表達工具的範圍了。而若不以漢字作為表達的工具，而寫作方言文學，在地道純粹這一點上或可以做到，但在目前這樣的作品却又不能解決我們所說的問題，對大眾又無從有所效勞了。

所以我們認為：今天文學上的方言問題的中心，不應是在方言文學的倡導，而應是在怎樣使用方言。不是全盤或籠統地倡導的問題，而是選擇使用的問題。同時，這種選擇使用是應該站在雅形已具，能够表情達意，作為民族的統一語的姿態而出現的普通話的立場，或者說是應以普通話為重心，為主要成分，而進行的。（註十四）

四

附帶有一點須要分清的，就是一般人講方言都是統而言之，似乎各種方言對普通話的關係都是一律的，其實不然。在我國各種方言里，至少可分兩類，一類是和普通話大同小異的，如北方方言就是；一類是自成系統，和普通話大同小異甚至完全不同的，如廣東福建的方言就是。因此站在前一類方言的立場而倡導方言文學的人，特別像老舍先生那樣，作為一般的理論看是還得考慮的，但在實際上却不會有多大障礙，因為像老舍先生這樣的作家寫出北方方言的文學，實際上幾乎就已經是普通話的文學。其實像老舍先生，從他的主張來觀察，他可說現在普通話還太不完美，或許許多人運用現在的普通話還太草率不仔細好了，他儘可以舉出北方方言中的許多優點，和他自己知道而別人還不熟悉的選用普通話的好方法，積極融進到普通話里去，和拉出來供人研習好了，也似乎原就不必提出方言文學這個很易使人誤會口號來的。而那站在後一類方言的立場而倡導方言文學的人，就和這不同了，如前所說，他們的主張和實際都能夠達到語言文學的正當的發展。

註：1. 見陳子展「文言」白話「大眾語」
2. 見申報讀者問答欄「怎樣建設大眾文學」

3. 他們之中有些人是不承認普通話已經存在的事實，另有些人雖承認這事實，却又不承認它具有大眾語的性質。

4. 例如魏猛克在「普通話與大眾語」，佛朗在「再提出點意見里」就都表示過異議

5. 載桂林文化雜誌三卷三號

6. 記錄載同上卷五號。

7. 載紅葉集內。

8. 載文藝月刊戰時特刊第十一期

9. 載群衆八卷十七期。

10. 同上。

11. 同註五。

12. 見「活的語言」，載紅葉集內。

13. 見「再論大眾我藝答止敬」

14. 對於使用方言的研究請參看拙作「論文學上方言的使用」一續論文學上方言的使用」及「怎樣記錄方言」三文，分載正氣日報新地八六五至八六七期，青年報青島四〇九期擴大版及聯合週報某期、忘記期數）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一日改作在廣州

創作經驗小談

我的興趣偏在理論研究方面。我感覺寫理論批評文字要寫得深刻正確固極難，要寫得深刻正確而又非常親切則尤難。普通由於向書本和師友的學習，對於某些問題似乎還不難有大致不錯的解答，但毛病就在這樣的文學總缺少一種親切之感。原因在這種理解是從別地方得來的，自己並無深刻的體驗，因此文字便顯得枯燥，冷淡，沒有血肉。一種經過自己體會貫通的道理說起來決不會有這種毛病，不但可以橫說豎說，頭頭是道，而且還可以避免了術語的生硬和行文的艱澀。我們幾乎亦就可以「親切」的有否及其程度做座標，來測量一般理論批評文字的價值。（宗越）

殘脂

(生命的耕耘之後篇)

常青

五月十二日

下午，我們去散步。

小雲總是和韻一起來。我很不安，我覺得

小雲對我的態度很冷淡。我有一種絕望的心情。

夜了，我要回去。

我貪婪地注視小雲。

小雲默然將「大地回春」的劇本交給我。

那一瞬的明眸我是永遠不忘的。

我怎能不愛小雲？

五月十三日

一醒來，我便想起小雲。

我有許多心事。

我竭力遏止我奔放的熱情。

韻今天穿著薄紗的夏裝，益顯出她的青春

力！

我向一個美麗的少女投以愛的雙眸是貪婪

的。我在視着韻，我聽：「韻，你很幸福，有

這樣多的男子追求你！」

又是一個醉人的笑，我聽到一串銀鈴的聲

音：「小雲更幸福！」

我默然。我不明白韻的語意。

韻和小雲今天去赴一個宴會。

我有點惆悵和妒嫉，這似乎是不可解的。

一個人能夠爲忠於他的朋友而傾家蕩產，

甚至犧牲他的生命，但是對於愛却是一點一滴

也不能分給別人的。

英雄們。

於是我想起了那些拜倒於石榴裙下的古英

經過幾度的商談，我已決定就任X X日報

和X X出版社的總編輯，小雲的工作也決定了

。假如我能够和小雲一起工作，我一定好好地

教導她，訓練她，使她在工作中學到進步，

使她在我的忠誠下了解我。

小雲在做人的做事上都幼稚，她還是一個天

真的孩子，但我相信她是可造就的，這並不

是我對於她偏愛。

五月十四日

空虛！

我懷疑一切！

我想起屠格涅夫的話：

煙，煙，一切都像煙！

能够了解自己的還是自己！

我患着情感的寒熱病！

前幾天我不是很達觀的麼？

可是今天我又消極起來。

生命是希望所維繫的，

我不能說我沒有希望，

但希望却是那樣渺茫，

我怕想悲劇的兩個字。

五月十五日

有一個可怕的感覺我是過着陰鬱的日子，

好像陰鬱的天一樣。

我竭力忍耐，我竭力安慰自己，我想一個

人不會永遠在孤獨中的，除非這是他悲慘的命

運。我應當平靜一點，漸漸地我便會恢復生活

的常態的。

我已經失望，這是我對於現實的直覺。我

總我不能用自己的力去創造幸福而須乞憐於人

，但據說我所痛苦的是一件閑事，爲什麼人與

人之間會有這樣遙遠的距離，人爲什麼會那樣

可怕的殘酷？

政夫婦來請我到適園晚餐，餐後去看「大

地」。我的心很亂，我想念着另一個人，「大

地」所給我的印像是模糊的。

回來，夜已深了。

浴後在階前佇立。夜風很好。望望天，有

新月。

我又挑起一串串的悵觸。

五月十六日

我心情不好。我把自已當小孩子一樣用一

種最達觀的話語慰藉自己。我竭力忍耐，我的

態度似乎很安閑，但只有我才了然自己的痛苦

我怕回憶，我怕展望。

寂寞的日子於我是太長的。我用盡了許多

方法消磨可怕的時間。我希望立刻就是夜！

一切的遭逢都令我痛苦！我時時感到我能

够失去了智慧，我能够忘遺了一切於我是有輻

的！有一個時期，我詛咒我的健忘，如今我卻

歌頌她了！

我愛沉思。

想起我在人前失去了趣味，想起我緣此而

爲人所冷落，想起一個人殘酷，我常會苦笑起來。

我覺得我是進步了，因爲我在可用的挫折中已覺得了一個做人的方法。我曉得如何以一種「人就是這樣的」底觀念去解釋我的懷疑，我相信我漸漸會平靜起來的。

讀「蝴蝶夢」：

我像那個放蕩的莉明嘉。

我愛那個純真的雅比絲。

我同情那個可憐的麥森。

我怕這個愛的悲劇！

今天總算度過去了，但是明天呢？我不敢想下去！

睡前我祝願。

今夜我會有一個家的夢，

我也請有一個家了！

五月十七日

夜。從外間回來，我很興奮。

這幾天我的生活是變態的。不曉得什麼原因我總愛把自己寂寞起來。我自己也感覺到我是那樣的孤獨，那樣的沉鬱。

其實我何苦那樣折磨自己？何苦把一切看得那樣的認真？這樣除了自己受苦以外還有什麼呢？

忠於人和忠於事是美德，但常會招致海樣際的捕獲，雖然我不該去玩世，可是爲着自己，我是該離開一點的。

我爲我實。你爲我悲。

一個無辜人的悲劇我竟想讀。可是一個無辜人

的殘酷卻是令我痛心的！

這是我對於一個我所敬愛的人的思想。

我現在才恍然知道歷史並沒有矇騙我，忠於友愛的人是寥寥若晨星的。

在我，熱情的廉價時代是應當過去了。

我已開始了XX日報和XX雜誌的出版工作。

我又將恢復伴一灯以守長夜了。

八月十八日

感謝天，我今天很平靜。我希望今後也能像今天一樣放開心懷。

昨夜爲韻代改學生的課文，到三點鐘才睡。

今天起來精神不好，但我仍繼續改下去，只要我能够盡力，我毫不吝吝我的熱情，雖然改課文是一件很苦的事。

韻上午沒有來。原打算今晚到南院找她的。

韻下午沒有來。原打算今晚到南院找她的。

韻上午沒有來。原打算今晚到南院找她的。

韻下午沒有來。原打算今晚到南院找她的。

韻上午沒有來。原打算今晚到南院找她的。

韻下午沒有來。原打算今晚到南院找她的。

韻上午沒有來。原打算今晚到南院找她的。

韻下午沒有來。原打算今晚到南院找她的。

韻上午沒有來。原打算今晚到南院找她的。

韻下午沒有來。原打算今晚到南院找她的。

韻上午沒有來。原打算今晚到南院找她的。

韻下午沒有來。原打算今晚到南院找她的。

韻上午沒有來。原打算今晚到南院找她的。

韻下午沒有來。原打算今晚到南院找她的。

韻上午沒有來。原打算今晚到南院找她的。

韻下午沒有來。原打算今晚到南院找她的。

韻上午沒有來。原打算今晚到南院找她的。

工作。

於是我說：「你教我，明天我去罵他！」

小雲好像有點怒了，「你會罵人？我看透

你不會罵人！你沒有用！」

是純真的半嘔半怨的風情，這種醇醪一般的風情是小雲才有的。

我對小雲說：「我有點怕你！」

小雲笑了，「你怕我什麼？我又不會吃你

小，我連鱈魚也不敢吃，還敢吃人麼？」我

說：「我怕你不同我說話。」小雲又笑了：「

你不說話，人家怎麼說話？看你，別人愛同你說

話你怕，我不說話你又怕！」

我無法寫出星光下小雲的天真與黠靈。

我怎能任她歸去淳真的山城？

五月十九日

今天的日記是二十日補寫的。因爲今晚上

我很夜才回來，我很疲倦。

提起筆來我不知從何處寫起。我很悲哀我

已漸漸地失去了記憶力。我已茫然不知道我今

天會如何打發過日子。

依稀記得我今天心情還好。上午讀「大地

回春」，寫信給長汀的明和龍川的宛。信發後

我有一派的快意。

韻今天沒有來，我很懷念她，我推心置腹

的寫信，我決定晚飯後去探望她，但當我剛要

出去的，翰有電話來，說她已抵興城，叫我立

刻去見見他們。

很夜回來，在燈前我怔忡了很久，我想起

昨夜和小雲的樓頭夜話。

五月三十日

壇 文

英從臘臘來，他後編我的婚事。我感
謝他，他的存心的確使我的心更加安定了。
晚飯後，和他們去春園，編與紫雲
。這編與的劇令我有些愉快，我想為什麼最
原諒的愛會是悲劇的結局呢？

睡前我想起小雲。
我盼望著閃著希望之光的穗垣的來信！

五月二十一日

這幾天很熱，人感到很疲倦，個量也減少
了。這是不好的。但拿熱天和冬天比較起來，
我還是愛熱天。我冷，無論熱到如何程度，
我都說熱天好。

晚飯後和韻同學校，我見到小雲，我送給
她幾種小禮物，她似乎很高興！

今晚我和小雲很少談話，但我並不失望
，我並不如前些日子一樣感到不安。我很安定
。我有一種適當的發覺認為小雲對我的印象是
很好的。

她希望時間上空間上都能允許我將我的忠
誠去感動小雲。
夜有小雨，明天該會涼一點吧？

五月二十三日

早上起來，精神很不好。
我發覺我的頭髮像落葉般落下來。據說這
是血弱的原故。我的心有點愉快。
黃昏，外面有雨，氣候好像有點秋意。
我有許多感觸：天氣彷彿人一樣變幻無
常的。

五月二十三日

息到韻，我總覺得她有點變了。就是一個
月前的韻也不是像現在這樣冷靜的。

對我已不像往昔熱情。

我告訴韻說小雲的工作崗位已經決定了，
問題是她的贊同與否。

我希望明天韻所給我的答案是熱烈的回答。
在英處和一青年談了許多愛的事情。
我有些安慰，覺得感到生命空虛的並不只
是我。

燈下，我寫好了X X報的編輯計劃。
我想起小雲。
我希望今晚夢見她。

五月二十四日

桑和曼從梅縣到興甯來。早上他們來找我
。我很高興陪他們玩了一整天。
雨不停地落着，令人十分煩悶。任詩人們
如何歌頌雨天，我對於雨天總是厭惡的。我心
想，雨，明天不要再落了。

有一個晴朗天是多麼好呢？
近來覺得日記的內容是貧乏了，這自然由
於生活空虛的原故。命運決定了我只有小雲才
能使我的生活充實，可是小雲和我之間却有着
那樣遙遠的距離。

我並不是不可藥救。我有一個救星就是韻
。顯然韻是主宰着我的命運的。問題是在於韻
會不會向我伸出援手。

讓天如何將我拋棄吧。

五月二十五日

早上，天欲晴，人也愉快了。
昨天沒有看見韻，早晨她來了，好像並不
即恢復她往昔的姿態。也許是為了一點小恙所
磨折，韻近來的確變了許多。我真誠地勸她注

意身體的健康，我說這樣失去了飲食的常態，
最健康的人也不能支持的。聽了我的話，韻默
然無語，我覺得韻近來已不像往昔那樣對我坦
白和熱情，她好像漸漸疏遠我。

和韻一同出來，我請她到一間甜品店飲鮮
奶。無語地望著韻，我有一個感想，我覺得近
來韻是為愛情所苦惱着，於是我對韻說：「沒
有事的時候，我常為你打算應當走那一條路的
」。韻說：「那麼您說我應當走那一條路呢？」

？為韻這樣一問，我又不知如何答覆她了。
我為立，為誰阻愛。總是會勝利的。
途中，我見到小雲，看見她戴着我送給她的
白色的空針和髮夾，我有一種深度的喜悅。
我覺得今天小雲是更美了。

晚上，我到南院，見到小雲和韻。
今晚韻好像很高興，這是近來很少見到
的，因此我也覺得愉快了。

有朦朧的月色，有白茫茫的霧。
月光照着我，我和小雲在南院地樓頭。
多少柔情和話語使我疑在夢中，
這一夜，我是永遠不忘記的。

五月二十六日

晚上，有人告訴我：小雲已有了對象，
是韻所介紹的。
我苦嘆起來。
我想，我是應當收拾起閑愁了。

五月二十七日

為不願走普式廣的路，
我已知難而止，
我心中的痛楚是難言的，
我希望我會漸漸安靜起來。

鄉情草

陳容子

遙遠的鄉思

這里沒有重慶的霧，但是我的心是如此抑鬱！

我漫步走出沈陽的斗室，天邊正好有一鉤下弦月，淡藍色的光，輻射着房前的天井，把竟日的疲勞噴散作一日氣，月光輕柔地洗脫我的煩擾；我的黨魂，已溶化在靜美的幽光裏，但是遙遠的鄉思，又襲擊着我的脆弱的心。

很久很久的以來，差不多有八年的光景，我不敢在月下獨步，因為抬頭去翹望雲天的一角，就會想起那遠的下面有我第二個故鄉——故鄉的月夜，白雲如絮；故鄉的月夜，椰林發出無已的嗚嚶；故鄉的月夜，蕉樹下有親切的傾訴，更有白髮蒼蒼的親娘，真摯的朋友們的絮語，和那網漏歸來的漁夫，在海濱一陣一陣的驚呼……

即使沒有以上的畫面就如今晚淡淡的月色下，這正是異族少女彈唱「小夜曲」與「素馨曲」的好時光；這些場面，失落在那裏去了呢？不是爲了祖國而有八個長年的遠別麼？八年沒有聽見這繁榮族人的歌調，以及一切的情景，但是今晚它却使我擱住而深思呵。

我願意展開沙裏的翅膀，投落在我久別的鄉門，去溫存那些的景物，但是我慚愧，我走出了這人戀思的鄉島，這別的朋友們曾給了我最高榮的光榮，我自己也有着爭取最高榮的光

抱負和期許，幾年來我奔走在瀋陽的前綫，奔走在白雪冷風的北國，奔走在西南的第二高原，不停地擠出了我的眼淚和血液，去換取微賤的報酬，來維持孤苦的生命。爲的是什麼？是爲着時代的遠景和爲受難的人羣的命運，和從煉獄荒原中踐踏出一條大路來；今天，我的理想不能次第的實現，我將永遠飄泊在災難的祖國的土地上，一如那莎梅島初次出巢的海燕，翱翔在駭浪的海面邁進，永不見牠重來。

我願望回到海外的舊居

這里沒有成都的晴天，但是我的心是如此抑鬱！

我願望重回到海外的舊居，在月夜，靜靜放下百頁窗，不讓月光透進宜於沉思的斗室，我將熄滅了電燈，點起一支脆弱的白洋燭，默閱我八年來在祖國東南西北所記載的事跡，有一些關於死難的朋友的記錄，我將捲卷爲他們低語着楚文的經卷，有一些是可歌可泣的事跡，我將像爲一個純潔的女孩子，讀左拉的「娜娜」給她聽一樣的朗誦給你聽，我願意戰後海外舊居的環境沒有改變，我不必再用思維而認識陌生可怕變化了底景物，我將在萬分沉默中用我的筆尖，蘸飽了淚水和墨水，寫下許多在從前的環境不能寫、不准寫的故事；那些昔日的秘密今日的光榮的故事，都值得人類的子孫

傳頌和紀念，我也將像當年探求失落在瀋陽河邊的戀人的約指一樣地，去探求這些爲人們淡忘了的故事，來紀念那些爲人類的自由而犧牲了的朋友。

我將譜就一支待曙的歌

這里沒有南洋的朗爽，而我的心是照樣抑鬱。

想到了我的血統的淵源，我不應該回去了，八年來旅途孤苦的生活，我已不皺起眉頭生活下去，忍受了生活的痛苦。今後的生活，不論是精神和物質，照理想當然比戰時容易解決；所以，我不會爲馳念白雲深處第二故鄉的風貌，而捨棄多難的祖國，我亦不會爲考慮海外自己獨有的院落，而想享受戰前舒適的生活；慕娘梯頭未實踐當年對朋友們的諾言，我將不願重歸其地，我已像一隻孤鴻，飛渡過陰沉的長空，追求黎明的照臨，我當不畏懼斗室的寂寞，我更當譜就一支待曙的歌，而打唱出屬於大眾的更响亮的歌聲，讓它飄渡過七洲八島，飄渡熱熱的莎梅島上，飄落在老家的庭院和朋友們樓前，我不敢奢望他們像驚醒的喜鵲鼓噪，我願望他們像喜鵲般跳躍着去歡迎天亮了，太陽，那時珍珠粉如受難者憩息時睫毛上的眼淚，返映着朝陽的光輝璀璨，我不願他們贊頌一個還活着人的光榮，而願望他們讚頌一個爲人類幸福而死了的英雄的榮譽，而且更願望這榮譽將永遠成爲千萬海外朋友所風傳的故事。

那時呵，我便沒有遙遠的鄉思，我也不再願望回到海外的舊居，我的心也沒有抑鬱了！

論戰後的文藝運動

馮明之

戰後的需要

戰後的文藝運動，乃是中國的文藝運動經過了八年戰爭的洗鍊而到達的一個新階段。

過去八年間，文藝運動由於抗戰的需要，曾經強烈地和人民相擁抱與現實相搏鬥；作品的質素，一般地都獲得很大的提高，作家的視野，也不期而然的比戰前大為擴展，文藝上面，不斷地發現新的路，新的人，不斷地創出新的成功，進行着新的嘗試，文藝與社會，作家與人民，空前地發生了密切的聯繫。這是抗戰的賜與，它使得整個的文藝運動獲得了廣大的展開和高度的成就。到今天，抗戰業已勝利，淮海沿江許多文物鼎盛之區都已重見自由，文藝運動在過去八年間所得的經驗、教訓及成果，正需要在更廣大更肥沃的土壤上來從事擴大再生產。中國文藝的進軍，或今不過是一個開始，今後在戰後更為安定的社會條件之下，它將有更多的擴展與深入的機會。

所以，戰後的文藝運動，第一個重要的工作乃是把抗戰八年以來的文藝成果在更廣大的土地上來加以播種，因為我們戰後的文藝運動，本質上還是從過去八年的抗戰文藝運動一脈發展而來，它的血緣，它的精神，都與抗戰文藝成爲不可分割。它不是抗戰文藝的結束，而是抗戰文藝的延續。有人以戰後許多社會部門的復員工作爲例，在戰後的文藝運動上提出了「文藝復員」的口號，以爲復員高於一切，連文藝也必須設法使之「復員」，殊不知文藝乃是一種不斷的發展物，它不能停止，沒有循環，本身根本就長期處於動員狀態之中，無所謂復員與不復員，只要民主富強的新中國一日未建成，中國人民飽暖康寧的生活條件一日未完遂，文藝的戰鬥，一日不可小休，而動員狀態的持續，也就成爲必要了。

固然，文藝方面也有許多復員工作要做，比如說書店的復員，出版

機構的重建，刊物的從新出版等，都是急待進行的工作，然而這些工作只是戰後的文藝運動底一部分，戰後的文藝工作，是不能單以「文藝復員」四個字來加以概括的。文藝自有文藝的特點，它雖然必須建立於一定的物質條件之上，但是本身却是一種精神的生產機構，除了普通的復員工作之外，它所需要從事的工作，還有千百倍其重要性的呢！

現實主義的將來

抗戰八年，文藝運動在質的方面底提高，大大地促進了中國文藝底現實主義的繁榮。抗戰使作家群和文藝工作者群的意志集中在一個共同的標的之上，大家把抗戰爲作最高的準繩，作爲不易的指導原則。結果，發現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才是最接近民衆，最能發生效果的東西。無數的筆，在實際的戰鬥中試驗一條真正的路，這條路就是現實主義。八年以來，無論在詩歌、小說、戲劇、散文各方面，現實主義的影響都佔了壓倒的優勢，幾乎全部的作家、詩人和戲劇家，都以其之作爲自己底創作的基調。這一種情形，是中國自有新文藝運動以來，從不曾有過的。

由於戰時的現實主義之繁榮，今後的文藝運動，主要的問題和主要的工作，也就在於鞏固這種現實主義的基礎，批判地接受並發揚過去的現實主義的精神，使抗戰八年文藝運動上所收穫的果實，能夠得到再播種的機會。

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曾經爲抗戰文藝開闢了一條正確的路，走向實生活的康莊大道。在詩的領域中，它引導詩人的幻想與客觀的現實相融治。試檢視八年來國內許多詩人的作品，不管他們的技巧如何地多樣化，不管他們有些善用纖細的感情，有些善用離奇的玄想，有些善於爲自己的詩著色，有些善於將自己的詩創造不同的型，但是，透過他們的筆底，我們看到的是詩人對於戰鬥的現實底狂熱；他們或爲時代而高歌

，或為人民而伸訴，或作狂笑，我作冷嘲，時而怨苦地呻吟，時而激昂地呼喊，而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使自已與客觀的現實融為一體，這是詩壇的一大進步，也是詩人的一大光榮。而在小說和戲劇這兩個部門中，現實主義的影響，尤為顯著。小說家和戲劇家的視野，都在不斷地擴大；創作的態度，在一天天地趨於嚴謹；許多優秀的作家，新進的作家，都投身於真正的現實戰鬥中，把創作生活和戰鬥生活，聯結為一。這樣，就不斷地擴大了題材的範圍，加強了筆鋒的力量，豐富了主題的內容，一切的現實生活和社會現象，從光明到黑暗，都有了深刻的描寫，許多歷史事件和歷史故實，也作了新的評價。這其間，比較成功的作品，如「華威先生」，「差半車車麥活」，「伙伴們」，「紅燈籠的故事」，「悅變」，「天國春秋」，「自由港」，「明末遺恨」，「勝利進行曲」(新劇)等，都洋溢著強烈的現實主義氣氛，對於客觀現實有著極其強大的迫入力量。雖然，現實主義的發展，終於碰上了社會現實的鐵壁，文藝上有一個時期曾經深嘗了窒息的痛苦；創作的苦悶，欲言不得的困惱，支配著整個文壇，乃至於一直到前，沿海沿江的文藝中心城市都已勝利復，而文藝上的現實主義之窒息，却還是一樣留存，這一點，却是我們不能不以為憂的。

今後，文藝運動還有一段悠長的路要走，而現實主義的奮鬥，也正碰上了一個最嚴重的實驗期，中國步向民主，國際間流播著新聞的自由，今後的中國文藝運動，必然要繼續過去不會走完的道路，與廣大的人民攜手前進，明日的現實主義之繁榮，是可以預卜的。

新形式的再推進

抗戰八年以來，文藝上曾經不斷地發掘過新的形式，作過許多新的嘗試。在詩歌方面，大量地接納了民間歌謠的成分，採取了人民文學的表現技巧；在戲劇方面，也發展了多種多樣的形式，街頭劇的興起，活報劇的流行，新劇的試作，舊劇的改良，歐陸演劇系統的運用，無一不是新鮮而勇敢的嘗試；乃至於在小說散文等方面，也有了許多形式的革新：舊形式的使用，新形式的演進，都是這幾年來小說散文方面的成果。這許多為抗戰的需要而產生的新形式，有些已經廣大的讀者乃至廣大的民衆中開生了根，有些則本身還在不斷萌芽生長中，還需要全中

國的文藝工作者來加以切實的栽植。

抗戰勝利以後，文藝與民衆之間的接觸，當更為正常，更為簡捷。雖然由於國內政治問題日趨複雜，環境的阻力，不免日見增強。然而，為着使廣大的人民了解民主的真義，為着導引廣大的讀者認識戰後的新世界和走入戰後的新世界，文藝上不能不使用一切可能接近民衆的形式。八年以來，在抗戰中生長發達起來的新形式，必然要在戰後來發揮它底優異的性能，以與時代相配合。

所以，新形式在戰後文藝運動上來加以新的推動，新的改進，實在是一種迫切的需要。近年來雖然由於文藝窒息的原因，新形式的探索，漸入低潮；但是，一切新的東西都一定有它自己的前途，任何的障礙，都不過是短時間內的殘餘。文藝運動，不能因為稍有故障就停止了某一部門的工作。今日正是中國之文藝需要向國際水準迎頭趕上的時候呢！

教育影响之擴大

戰後中國的文藝運動，實質上應該是中國民主運動之一環，所以，今後它在民衆教育上所負的責任，實在非常鉅大。戰後文藝的第一個任務，應是擴大它的社會影响和教育影响。

為要擴大教育影响，自不能不在文藝的質素上求其提高，在創作出版的數量上求其加大，同時，作家的表現手法，作家的寫作範圍，都需要以民衆的實際感覺為出發點，一切訴諸人民，一切以廣大的社會需要為基礎。這樣，文藝才能獲得真正的發展，才有真正開花的機會，偉大的作品，反映近十年來中國的偉大變革的作品，才能獲得發榮滋長的土壤。

作為一個文藝工作者，今後他的工作，是更為繁複，更為緊張了。戰後的世界，需要我們來從事新建設，而也只有教育影响不斷擴大，我們在文藝上的建設，才能說是有現實的根基。否則，任何的努力都不過是沙上築塔，結果還是等於零的。

一九四五年除夕日於廣州未定稿

文 學 之 社 會 基 礎

· 朱 沙 ·

時間的進展，社會的變革，已使文學的視野擴大，從經院中放逐出來，再而從象牙之塔放逐出來，走向街頭，走向農村，擴展至於人間宇宙底至微至小的事物了，但是，那裡却還有人堅守着在歷史的巨輪行過下底的殘壁，高喊着文學的危機，悲泣文學的沒落！低喊着文學成爲社會政治的附庸，抒情詩變了標語，變了口號，剝奪了文學的獨立及其美質！……

這，是對的嗎？這是對的，千萬萬確的！但社會的變革，却没有把文學的美質剝奪，而是把文學的美質改變，適應於時代社會，歷史的客觀條件的。這是說：文學之美的感性與理性，是跟住社會的實際而決定的。所以，自有歷史可攷以來，文學上的傾向，是有其時代歷史底獨特性，以那時代作其決定的條件的。文學脫離了僧侶，經院，而自成立，生長，向廣泛的曠野去，擴張其田地，把美的感性與理性向廣大的曠野展開。這，與其說文學在這種情形下，被剝奪了它的美，不如說，它的美點，是被社會的進展底關係而推進，使其從小的囚籠裡擴大，而失去其小的美——堅守着殘壁的文學家，望洋而歎興！望着那遠大的美景，而以爲失去那幽靜的小園底美，實際上那些遠大的美景，是包括了那幽靜的小園地在內哩！偏狹的文學家，在那情景下，實際等於庖丁之目，見了全牛，而云不知肉！

文學的變革，是跟着社會和歷史的條件而變革的，不是文學家自己決定了他的作品要起來變革的。處在變革的時代，歷史所賦與人類的使命，人類是無可能絕對否定的，——雖然人類的歷史，是人類自己所創造的。這就是說，人們在這歷史的條件中所決定的行動，是應有批判的精神去接受，在可能的範圍內改造自己的客觀條件，決不是宿命地接受自然與社會歷史的條件所支配，一方是受那條件支配，以適於生存，而一方以生活的創造，却要在那支配的條件下，以求改進！這是人類的生存底實體之矛盾性，構成了社會生活複雜底種種現象。走出了經院，走出了象牙之塔的文學，就是作爲表現這些東西的，傳達這種種現象的觀感，表達了社會的理性與感性。於是，文學的神秘性在這裡揭開了，不是那麼神話的故事，而是社會的東西，成遂了其爲社會的任務。文學露出了它的原形，以社會、政治的條件爲它的基礎，而依存於這個基礎！假若那文學的作品，脫離了那所處的社會實際，那是一個脫節的，違背社會歷史的進化底法則，不是爲着人類生存奮鬥而產生的東西。換句話說，一種文學作品，是作人類文化的、精神的綜合物，因爲文學的表現是在於人、地、時——人間、空間、時間底一切具體的事物，模稜而錯綜於生活觀念，善的感性與理性的批判，而發揚人的生活底底真、美、善等種種。在一個變革的社會中，我們會看見人類生活的方式變革，招致了對於其自身的生活觀念的變革。這些模稜的實際生活方式及其觀念，是模稜地表現於我們人類的生活底底種種形式與實質，即作爲文學的作品而出現，所以，在變革的社會中，我們會看見文學的變革出現。因爲舊文學的，跟着舊社會的死滅而被拋棄，僅留爲歷史上的文獻而已！爲什麼呢？舊的文學祇有適應於舊的社會底生存條件，它的主觀的存在因素，是在於它能表達那時代底社會的人們的生活之種種，但在變革了的社會條件中，它不能跟着社會的進展而發展的，失去了它主觀存在的因素——不能表達新社會的人們生存活動底種種條件，因而被拋棄了。客觀的存在條件就這樣迫使文學的變革，轉形爲新的東西。

所以，客觀的條件——社會的條件，決定了文學之主觀的因素。在某個時代，某個社會，某種人羣中，決定了文學的主觀，支配了文學上的風格及其內容。在一個混亂的，世紀末的苦悶底社會中，給與文學的影響，是最大的。十九世紀的初期，社會發生了一個劃期的變革，資本主義蓬勃地生長，封建已達到了衰落的時期。那些一切陷入

於轉形期的，人們在苦悶與希望中過活，文學上表現的東西，是怎樣的呢？那是浪漫主義與自然主義的猛烈地抬頭。因為那社會條件的關係，這些文學的作品，是產生了高歌着封建的衰落，和放任的，自由主義的體體，但一面却是苦悶，對那現實不滿（因為社會還在轉形期），因而發出那苦悶的呼聲。這種呼聲，最似轉變為惡魔的英雄主義（維特和浮士德以及拜倫的英雄主義）。在另一方面，文學的苦悶，走向於發達了資本主義社會裡底小資產階層的衰落呼聲。這樣，社會關係的動盪，小資產階層的衰落現象，成爲了社會問題的嚴重化。人們生活激盪，給與了「象牙之塔」一個惡劣的影響，動搖，追求，幻滅成爲人們日常意識中底「三部曲」，使文學成爲苦悶的象徵！它歌頌着古希臘的偉大，羅馬帝國的憧憬，巴比倫的幻滅，埃及金字塔的體美與嚴肅！這些一切的東西，都是世紀末的衰落的苦悶，爲着保守着「象牙之塔」而發出的呼聲！然而，社會的客觀條件，給這些保守者一個明確的解答，堅守着「象牙之塔」的，祇有被社會宣判了「死刑」或「無期徒刑」，從那塔裡逐出，走向街頭，農村。民主政治社會使文學脫離舊的樊籠。因爲民主主義的變革，人們的經濟活動，以及政治活動的範圍，已經擴大了。總言之，在這些條件下，教育，不是學院的，僧侶的，或特殊階層的人們所享有，而爲「民有，民享，民治」的了。文化的享受，是以廣泛的社會一般民衆爲對象，不是以特權階層的了。作爲文化之一環的文學，當然要跟着這個政治及社會的條件而轉變了，以新的主觀因素——文學自身所表現的藝術，技巧等底主觀條件，向上發展，改進而適應於新的社會客觀事實，因爲那舊的主觀因素，被新的客觀事實所否定，像金字塔的雄偉，祇有在過去的歷史中出現一樣成爲古蹟罷了！社會的事實，永遠地是決定了文學的主觀之存在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社會的變革更大，給與文學上之主觀因素的改變更大。在這個時期，特別中國的社會變革，決定了文學上的運動之種種形勢，因爲在這短短的廿餘年中，中國的革命過程，是經過了許多曲折，所以一些混亂的現象，反映於文學上。國民革命運動的成長，及其達到最高潮，使中國的文學一個劃期的轉變，消除了混亂，而成爲統一，這個統一的中心，當然是以國民革命運動爲中心的民族文學爲其中心，一切都是爲了民族，爲了國家。在抗戰的初期，報告文學的抬頭，這些文學作品，在技巧與風格上，顯現了寫實主義與未來主義的混合。這，即是戰時的報導與英雄主義的發揚，但，這決不是法西斯的未來派之惡魔英雄主義的讚美，或受尼采的影響，僅求於頹廢了的精神之刺激，以滿足了那不正常的非理性的外快，那是挑戰底實際生活，使全國統一，新的客觀條件，使那未來主義的新惡魔英雄主義死滅！在這實際的戰鬥底現實條件下，清晰地劃分了英雄主義的境界！清晰地使文學變革，適應於那抗戰建國的現實；文學作者自身，體驗了那抗戰生活，說出了實際的話，因此，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文學回復了它的本質，回復了它的本性，違背了國家民族的利益底文學，那是離開現實，歪曲了現實，是文學上的逆流，這些逆流是文學的畸形，不是文學的正道，脫離了它底基礎——社會的基礎，而建築於沙灘上面的樓閣，甚而爲反時代的，防礙着國家民族的抗建大業底東西！

我們的反侵略戰爭，現在已達到勝利了，中華民族在這個勝利的客觀條件中，必須建立一個統一的，獨立自由的國家。這個奮鬥之偉大目標，使中國的政治、社會底基礎改變了，阿Q的精神，我們在辛亥革命的時候，已把它鎖鑰了！假若我們說辛亥革命以後，阿Q的精神，還是存在的話，那祇是沒有看見中華民族之社會的變革，漠視了四萬萬五千萬民衆的要求解放民族的運動，漠視了我們的社會已變革，漠視了民族的精神也已變革了。五十餘年來的社會史，可以告訴我們的變革怎樣的：全國民衆站在同一的目標下，內求國家之統一，外求國家之獨立運動，社會的客觀形勢，就是跟着這個歷史的運動法則之進展而轉變，民衆對於國家民族求解放，求統一的精神，跟住社會、歷史的進展，而堅定加強了，那些一切以阿Q自囑的人們，祇有在歷史之前倒下，做那背叛時代的勾當了，或被歷史的巨輪碾斃，爲進化法則所淘汰！如果文學作者沒有認清了這些變革，強調了阿Q精神尚復存在，那是漠視了社會的基礎條件！自己決定了底主觀的因素，沒有存在的價值，即是它的主觀的因素，已爲社會的客觀事實所否定了。因此，我們可以從這個否定中，看到了中國文壇的一切花樣，除了爲民族解放和國家統一的文學以外，我們沒有看見文學上的一切運動，可以支持較長久的歲月，而不似曇花般消逝的！這是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一個正確的，了解文學不能超脫了社會的基礎，而可以存在的意思！

國民革命運動，現在是已達到了最高的階段了，這個階段的特徵，是對外族之英勇的抗戰已告了勝利，建國的行動，亦積極展開，爲貫徹求民

族之復興，民權之建立，民生之建設，偉大目標而奮鬥，換句話，國民革命的運動，對內之清算了封建的殘餘，軍閥的勢力，實現了現代的，統一的國家的雛形，八年餘的英武行動，是民族運動的發展底最高階段，求民族自由獨立之必須的最后的歷程，這是我們順着自然的、事物的法則運動之發展而行動：——從抗爭而轉變為戰爭。這個戰爭，澈底地掃蕩了中國文學的脆弱性，澈底地使中國文學的主觀因素改變，戰鬥的文學在我們的面前出現。但是，這個運動，現在還沒有堅強地成長，而且，有些作品還是站在歧途上徘徊，甚至倒退，回到那「閒情」與「哀怨」的舊地，漠視了目前客觀事實的發展，而感染着敵人遺留下來的毒素。在另一方面，我們看到有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文學出現，特別地強調了所謂「民主主義」的要求，而外表上裝着理論的鬥爭，但實質上，這些文學作品，走入了歧途，把現實的社會條件估計錯誤了，為什麼呢？國民革命運動的現階段，是對外族的抗爭，已獲得了勝利，對內已達成了統一的雛形了。但，這個雛形，目前却遇到了一個障礙，受到了自私自利之徒，以武力搗亂，而且那些武力，還有被我們戰勝了的殘餘力量混合其間，來和統一的局面對抗，而割據一方，以分裂國家，這在我們目前所遭遇的危機。因此，我們如果單喊民主，而不求國家民族的統一，即使繼續再生，也不足以救拔目前民族的危困，目前全國民眾所要求的，是國家民族的統一。因為統一了才可以談建設。全國民眾現在正是為這目標而奮鬥，積極地展開了反抗割據，反抗分裂，反抗那所謂自治等行動。全國民眾的行動，正是答覆了那些分裂的製造者底「新民主主義」的文學運動！

現在，全國民眾的要求和努力是一致的：即是為要求國家民族的統一而反抗分裂，反抗割據，以完成建國的大業。我們在這個客觀情勢下，那生沽的要求，不單是如何求民主主義的早日實現，而是如何求解除民族的獨立之障礙，以確保我們憲政的建設，和實現民生主義的經濟基礎。因此，從我們的社會客觀事實和革命運動的現階段特性中，可以透視出我們文學應走的路，是以民族國家為中心，而且，我們還可以切實地從實際生活中體驗到，這是一個不破的真理！過去抗戰期間的文學運動底實際經驗，更告訴了這個真理的正確！過去實際生活是抗戰，實際社會生活，是為建國而奮鬥，一切是為着前線，為着民族的解放，獨立，自由，和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的！我們的生活是受着這樣條件所支配，假若我們想超越這些社會條件，漠視了現實，漠視了民衆的生活之實際的一致行動與要求，那就是違背了時代，違背了歷史運動的法則，把文學史倒退，開倒到舊文學——封建時代文學的範疇。因為，這些高喊着「新民主主義」的文學，祇有一部特殊的少數人誤認為需要，誤認為那是實際生活的，誤認到據形勢，為現代的民主政治底形態！這些偏僻的條件，偏僻的範疇，不是民衆的，不是建國的過程中的社會一般客觀的東西，反之，即是文學作者自己的主觀畸形的意識形態，不健全的特殊性的發展之果，而和社會民衆一般意識形態相對立的。在民衆文學的時代，是以民衆的實際生活和要求為其主題；這個主題，在文學作者自身來看，文學作者自身是從屬於這個主題的，不是和它對立或有獨自的特殊差異性，因為文學作者本身，是民衆之一份子，不是一個特殊的階層，如果文學工作者自身和民衆對立，自成一特殊的階層的話，那末，那些文學作品，不是為民衆的，而是為文學工作者自身的，那些文學是像封建時代的僧侶，經院學派的文學底屬性一樣，這有什麼多大的分別，祇是一個為封建時代的東西，一個為建國運動的偉大時代底民衆，反國族而產生的東西罷了！

現實的社會實際生活，給以文學作者啓示，文學作者在這個廣汎的社會生活中體驗其意味，把握那社會生活的法則，才可以表達社會的真情，民衆的生活真實性及其美點。在國家民族被分裂，被武裝割據的當前，而修談什麼「民約」，以要求「民約」為主，不要求統一的完成，那是莫大的錯誤！現在分裂割據的局面中，實民族生死繼續的時候，民衆祇有基于人類的自然要求而抗拒建國的大敵，以求生存的權利而已！所以，在這裡，不是以「天賦人權」的民約為先，而是以求實現天賦的生存權利為主。現在我們的抗爭，是為着貫徹這個民族的生存權利而奮鬥為第一，現實的社會生活是如此，而且証實了這個真理的存在，國族的統一，建立現代化的國家為當務之急。作為民衆的東西底文學，是以這個現實的社會基礎為其基礎，才可以使文學走向發展之途！建立民族文學，創造建國的英雄底典型！

心靈的奧秘

盧森

——金文達的手記

過去，過的日子太不成話了，不是我在日子上經過，而是日子在我的生命上經過，想起有許多事業失敗的人，都是被日子糟塌了的。於是，我心頭掠過一陣陣的微顫，願今後好好地管理自己。

可是，我的心的宣言的公布已經不止一回。我為什麼會如此懦弱了呀！

鴻和思又邀我出去，我本是爽快地答應了；但，一想起我要把自己振作一下，晚飯後，臨時又婉拒了他們。

實在，自己內心也極痛苦，不過，這痛苦我打算捱一捱，重新溫習，看看到底是什麼味道。

鴻和思臨出門前還一再邀我，而且好熱心，好誠懇的。

他倆一走，電燈好像突然慘白起來，太空虛了，太冷了，我有點怕，我才知道對自己克制自己，是一種好殘忍的刑罰。

這樣，自己一人留在房子裏發痴發呆，還不如外面溜躑有聊的。

鴻和思回來了，未進門，鴻的興奮的心情，從行進的步履就可以聽得出來。——為什麼？我這樣疑問着。

我在床上故意不做聲，假寐着。

思叫我，一句，二句，而且湊近我的帳前來，我怕他掀我的被窺，笑了。

鴻告訴我，今晚在XX戲院時遇見兩位小姐，起初是大家不理，只是他倆並着頭低語，大概是評論馬師曾和紅線女演「藝苑狂夫」，低級得有趣吧；他和思也湊得近討論着角色和演技，她倆在明亮的電燈下，際着流星似的眼隨時笑回他們——笑得那麼的多情和嫵媚。散場後，幾乎就是什麼時候認識了的朋友一樣，一起步行回來。

還有，而且同進一家小食館裏吃雲吞。

還有，小的差答答地告訴他和思的姓名和住址，家庭，身世，……

他說我恐怕不相信，以後說不定會來看我。

鴻更加驕傲了，連思瞧了鴻的驕傲也非常滿足。

半信半疑。思是忠實的，我知道，思也是這麼說的。

更有趣的，他倆巧遇了女朋友——實在還够不上說朋友，就彷彿是拾獲了一種什麼東西，不是商量怎樣保持，而是在那兒鬧着分。

思說：「我要小的——桂，」

鴻也躊躇滿志地說：「那麼我就要霞。」

他倆在笑鬧，整個房子有的是他們的驕傲，炫耀，和我的一朵朵目闕自測的羞榮。

我的心更加寂寞，苦惱着，——彷彿覺到了寂寞在心頭沉甸甸的壓着。

莫非思和鴻有意的挖苦我嗎？心更加重了——往下沈……

鴻和思，又商量在寫信呢。

電燈熄了仍打着燈，同時要請我做軍師，我很慚慚。——在情場上我是打不出好仗來的。——不過，思聽到有不安當的字句，我禁不住也要開口參加一點意見。

中午鴻先我回來，說昨晚的信由女用人送去了。

我很想這樣下斷語：「癡蝦蟆吃天鵝肉，想說又忍着，這是得罪人的話，而且含有鄙視的意味很濃呀！」

缺了一個門牙的女工——順柔，驚喜地來報告，要思去接今早收信的兩位小姐！

鴻的忙亂和緊張的情形，當年我也經歷過來的，我笑着自己。

思的房子雖然很整齊，不像鴻的雜亂，可是坐談起來，便會覺得陳設得不舒服，不安貼，故鴻和思都指着我的房子請她倆進去。

並且介紹給我相識：那僧面高的是誰，胖

而嬌點的是桂。

霞的風度是柔和大方很飄逸像仙子，桂的姿態是嬌羞而耐人尋思。

她倆訴說着家庭有頑固的老父，平日不許她姊妹出門，又說她倆已訂了婚，叮囑鴻和思以後不要給她倆寫信。再說到今天的女用是那屢築手笨脚，說一次不收信又第二次送回來；聲明今天所以會來就是請他們不要再寫信；

思默默不說話。鴻對她倆的父親表示反感；而我却對她倆寄予一股封建制度下的女子身受痛苦的同情。

桂好幾次催着要走，霞却裝爲表示同意又談起其他的事來。

據自我介紹：姊妹倆人是不同母親生的。然而，從她倆的風貌以及言語舉止上看，確也沒有一點相同，甚至衣服裝飾華麗和質樸也異樣，桂的手上套着兩顆金指環，霞每隻耳朵上還有一個穿耳環的小洞。

霞突然問我昨晚爲什麼不去看戲。我伴件沒有聽見，向神問，「你的媽媽一定是很疼你的！」我的用意想多與她談話，叫她忘記在客人寓所裏。

霞的眼光對我有點期待，而桂却低下頭看手表上的秒針兜圈子。

這問話是鴻和我代答了霞，誇張地報告我昨晚去主持一個集會去了，我想更正，但是鴻的眼睛在禁止着我。

不知爲什麼，霞仍繼續地問下去，攪得我也就將差就錯地答她：把前幾晚文化座談會的經過，有聲有色地描繪着，她彷彿對這些事很

起勁似的，同時還稍微的表示她對於文學沒有心得，不能參加進去有點抱憾似的。

鴻沉默着，思仍然在陪坐，霞和我的談話聲充滿了這房間——陽光雖從毛玻璃上漸漸移去，房子裏仍然充滿着友愛的光和熱。

鴻和思所認識的桂和霞，總是當做私產似的，彷彿他倆和她倆的結識有點特殊，有深一層的歷史關係維繫着，所以，事後仍然是依着他們的分配做中心談笑着怎樣佔有她們。

鴻不反對，思當然也願意接受這福份。我便想到好些的事例，認爲朋友的情感，與及戀愛，是自然的發展與成長，不能硬性的規定與分配。

晚飯後剛聽見樓梯的步履聲，鴻已叫喊女傭點燈去迎接，他也三步掉兩步的搶向前去，我才知道原來鴻和思送行時，曾約過；現在是應約而來的。

鴻的房子已經整理一番略見有序了，我在房子裏讀「巴黎的煩惱」，霞和桂突然脫離了引領人，踏進了我的房子裏來，我捲卷，外冷內熱的招呼着。

思說話了，謂我很勤力的，晚上愛看書，這兒恐怕不方便，指着鴻的房子要請她們轉進去。

霞指着那壁上的題詞問屈原是否就是三閭大夫？借着這句話，鴻便指着他的房子介紹裏面有一張美麗的壁畫。

在燈光下，霞更柔和了，笑影也特別醉人，她推開了窗，望外邊藍暗的天空，和稀疏的星星。

於是，彼此就惹起說些關於星的故事，思和桂却沒有說，鴻却打趣起來：「沒有說的是一對呀！」

我們也說到出身。鴻是軍隊服務時，講了許多戰場上的戰爭故事；思是華僑也講出許多椰林裏的春光和榴蓮果的美味；我沉默不說。

桂却說：「你爲什麼不把太太帶來？」霞也淡淡地補上話：「現在交通未有恢復呀！」

「太太」兩個字我時時想着，可是，想愈與事實是距離好遠。霞的眼睛亮着光，在我身上徘徊着，照耀着。

今天下午她倆說着訂了婚，可是今晚鴻和我詢問她倆的丈夫時，不但不否認，而且介紹給我們，就是到香港去經商，過幾天又會回來了。桂是沒有什麼嘲笑，霞呢，隨時表示盲目的婚姻像是把身子掉進深不見底的古井裡，期望着一根繩子引她出來。

我打井的狹小，我害怕井內的陰冷！

幾天後，我們的寓所裏改用了兩個女工。關於決計改雇的事，曾有一次，當霞和桂在一起坐談時商定的，原因是霞對阿桑不滿意，就是每次她倆來後，常在門外走來走去，想偵探他的主人和她有什麼秘密似的，而且阿桑大概是咀多，愛把我們殷勤接待，也認爲有曖昧的行爲，對二樓姓陳的女人說長說短，前天晚上，她倆來時二樓的女人訕笑着說：「三二六多二，不知如何分配？」給她倆聽見了。她倆暗示此後恐怕抽不出空來拜望，因爲丈夫已

從香港回來。

阿梁本來是好笨，而且最近又帶了她的兒子來，委實我們也覺得負擔太重了。

不過，改用了姓方的似乎桂和霞都很高興，最初見面時，那女工就想跟她倆親近，桂不理她，我還斜睨着霞用眼光對她有什麼表示，而且，不一會，霞就要阿方帶她去一個地方，還隱約有交談的聲音——不是生疏的對話，似近親切的絮語。

一轉身，我便忘了這些事——只是在想怎樣悄悄偷地愛霞的心讓她體會得到，解意得深。

兩天不見她們來，我在外頭事務雖多，可是有空餘的時間，連吃飯時口裏咀嚼着飯，也要提起來談才開胃的。

我秘密地問自己：是不是家花不及野花香？

比較與選擇似有決定以後，我又責罵起自己來了：你好糊塗，為什麼拋了醇醇倒要去飲醜哩！

不能理解，現在的我還要給愛情作隨從，任它指使！

可是，內心確是出於情願，雖然想到了這是朋友的贗品這一層。

晚上，霞一個人來，思一再問起桂，問了以後便沒有話再說，霞有點難為情，說我以後一個人不再來了。

彷彿我了解她的意思說：「如果桂來你公來，鴻也一定要同樣殷勤地詢問和妳的。」她噙着嘴，對這話表示不高興，鴻像小孩

子一樣又推到我身上來，我瞧見她嫣然地笑——強忍着，特別有一種深湛的可愛。我的眼光貪地像飢餓者瞪緊着高樹裏的奶油麵包。

電燈熄了，蚊子倒瘋狂起來，我說：這個房子不會黑暗，有一個可愛的月亮在放亮，我的靈魂的眼睛瞧見了。

霞却反辯着我的意見，在電燈下她覺到前途黑暗，沒有了燈，在人生坎坷的旅途上她是不能走動的，「誰是我的明燈？」

思羞縮地說了一篇議論，大概霞不會聽清楚的，於是鴻再翻譯給她聽，告訴她的是：燈光就在眼前，可惜少一枝可以擦亮的火柴，或許有了火柴，而要燈光的人又偏不擦亮點點……

那晚說了許多很有詩意的話，並且約定明天晚上去遊荔枝灣。——要我也要去，為大家朋友增添一點快樂。

天擦黑，吩咐阿方先到樓下去等待。

飯後，我們早已穿好了衣服在騎樓底下徘徊，鴻穿軍服，而且將新改裝的舊黃色的法蘭絨大衣也掛在腕上，彷彿孩子時候要到舅父家過年那慶愉快的心情。

「我不去！」我提議着，鴻不贊成，思更反對，因為近來我不在那邊空氣就很沉悶，這是他們同感到並且告訴過我的。

約定的時間實在還沒有到，X X西餐廳的鐘毫不含糊地告訴我們，鴻的心很急，着想到她倆必得的來路上去迎接。

「來了！」鴻抑止不住的情感爆炸一般的喊着。

我在那兒等思，約定相會地點，他們三個先乘車去。

焦灼的心，焦灼的腳步來回着，眼睛在暗淡的燈光下搜索得發辣發澀。

到約定的地點，見不到她們，叫聲引起許多船娘兜攬生意和攪鬧。

思和我唧噥着，同時還引起我近於嫉妒的聯想。

好久，我和思打算回時，三條長影子才施施而來。

霞對我樣子是很冷淡了。搭了好幾句話都沒有回覆，桂和思突然好感起來，或許是在室外他們比我有機智，或者思對桂的關懷的詢問，霞告訴了她，對思的親熱是一種不願的關謝。

坐在紫綉艇上，他們和他們分成兩對，而我在電珠的輝光下，顯然是個多餘的乘客了起初我還發挺着。

在少許交談的歡笑中，我漸漸沒有講話的機會，而我也不能去爭取，鴻買香菸甜橙，我覺到蕉也不香，橙也不甜，只是抽香烟讓喉嚨燥熱，舌頭麻痺。

一包香烟大半都是我一人吸完的。

桂畫船了，思想去撫摸的辭解，又縮了回來，不久，也像飲香醇薄醇的飲酒兩人在船上靠着，鴻也不便動手，思和鴻似顯顯我起來，這是從鴻的太息裏就出來的。

我後悔我多此一行——不聰明的偕行。

在回程時，鴻終於開口，「你先乘車回去好嗎？」

我回答得很爽朗，「——大約因為太晚閉了」

他怕我生氣，又罷論了。

早知我會這樣冷淡我，我是不會來的。

思更來得令我難堪，在掏荷包給我軍費，

我實他並歌頌着：愛情的魔力真偉大！

終於我自怨自賤地不辭而先回來，——內

心盛滿了屈辱。

三天不見霞和桂來了，我的屈辱彷彿又自動地解除了好些，而且思自從那天回來，一再對我道歉，同時發願不要為女人的貪愛而蒙蔽對友愛誠摯的心。不過，鴻却對我那次同遊表示遺憾只有增高，雖然口頭上沒有掛過一個字。

不知為什麼，總是由我主動引起他們對霞和桂的談論。

我內心裏是愛護的，自己曉得。

文來找我，談起通訊社的事，我鼓勵他一切應以事業為前提。

自己往往會鼓勵人，而沒有辦法鼓勵自己吐了一口慘然的太息，想到我想站起又攤了下來可耻。

我感覺到生命的不幸踐踏着我的靈魂，想趨要立願攻讀和寫作，命運中的劫數又抵制着我，反對着我，使我的意志自然的垮台、潰敗、於無形，於無聲！

「回來吧，我以往的堅毅和忍耐的心力」！我想這樣呼喊。

文近來很努力，寫了好多作品，而他又比我聰明，寫作也不拘泥要一個優美的環境——而我每次去經營愛情，就荒蕪了事業的田地，我是那麼笨笨的，我要一心一意去繼續未竟的

工作才好。

還會給朋友促起自警自惕，不是無可救藥的人吧！

晚上看巴爾札克的「不可知的傑作」，內心受了深深的感動，作者將他的超人的藝術理論用小說的形式表現出來，情節是那樣屈折生動，我在大藝術家智慧的光輝下流着淚，我在飲作品的佳釀後，全身每個細胞都跳躍起來，想到自己的虛名而動搖了：

「一無所有，一無所有！可是費了十年的苦功了。」（見穆木天譯本）

第五天後的中午，霞獨自來了。

真是矛盾的喲，一面望她不要來了，一面却準備着她們還會來。午睡時不但除外褲，連外衣也不卸下，再如，房門是關閉着，可又留一條縫，時時從那兒窺伺着來人的行影。

霞推我的門進來，且從手袋中帶來一堆花地楊桃和新會橙子，當鴻和思還未前來，便湊過來問：那天為什麼獨自走的？

稍平靜的腦海又掀起感情的熱潮來，苦笑着，感覺到泥糊的理智堤防又崩決了。

她告訴鴻和思，她和桂曾來過兩次，因為樓下鐵門下了鎖不能進來；到對面望，又瞧不到樓頭的人影，並且還等了好久。

她是為誰而來？為何者苦而期待？我茫然。

從言談中瞧見她的眉心深處鎖着有難言之隱。

接着她告訴我們，多幾天要回鄉下去，這是奉父親之命，以後恐怕很少回到廣州來了，

這次轉來和我們致謝道別，——同時朝思獨白，桂在昨天已搬了家。

聲音裏帶點微顫，如果我判斷不會錯誤，這顫音中含有不很微薄的哀怨、抑鬱的成分。

我們提議請她們吃飯，她拒絕了，理由嗎？是酒食徵逐的朋友提不起精神與她們了。

幾天來拼命振作起來的感觸心情，漸漸一陣友情的饋贈——菓汁的甜液稀化了。

鴻和思都為了別離墜入了泥潭中。而我幾次擦着眼都和她含有深沉的憂鬱的眼光接觸很久，瞧見水汪汪地更加打動了我的心。

好久，霞提出了女子就業的問題來，同時羨慕能够自立謀生的女子的逍遙自由，行動可以無羈，並且很熱心地詢問着各人的工作部門和管理的業務。思故意摸一摸下巴，像探察了她說話的用意似的，一壁把腦袋上下地搖動着

鴻對問題不表示什麼意見，骨子裏則害怕有什麼難解決的問題推到他的責任心土來，總是玩弄着旋椅。

留下來的橙子剛巧是三個，思提議每人一個，誰的先吃了的，誰就罰錢加菜。

北風驟緊，我着了涼病了。

兩年來，我雖然怕它，但是，有時希望它來造訪一次，也許會有一番特殊的滋味。

頭昏。可是，却更強烈地想念起霞，我想，她不會來的，或許已經作了一個離人，到了鄉間，變為我的憶念中的人兒了。

飯量也減了，獨有存戀却增添了貧婪。

午後二點鐘，鴻上辦公室去了，思也應朋友之約走了，留我和阿方在那裏，烟不想抽，書

不想看，只是望着窗子外的藍天想念着霞。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霞和桂歸國而來。

本來不是什麼重慶，我比平日更精神，且

健捷地起來忙著穿衣服。她說剛才碰見了那女

工阿方告訴我病了而來的。

「今天下午沒有出去，——或許會有出

去，我不曉得吧。這小恙精神就會那麼體面，

我非常地拍它呢！」

霞將手帕上放着一個橙子，幾次動了動嘴

脣，結果還是我先說明，我感觸着說：「那橙

子多麼甜美，放在案頭久了就會霉爛許是乾爛

的，許多女用也和它一樣，有幾個能够在枝頭

成熟，而裏面的種籽，能够埋在好好的土壤裏

，生長出無數株的幼苗來的？」

桂不知何，只是說：「那麼還不如吃了它

比較不得實際有益。」

於是我就吃，她又要我吃，說是病人吃

了會轉弱為強想呢。

霞沉默無言，只在我的書堆裏翻出了但丁

的新生在驚嘆着。並且低聲吟着：「新生，有

什麼新生的希望？」

我低下了頭，沉思着過去，想到我和我的

熱情，——熱烈要灼人的，可是後來對我冷淡

，完全是一副心腸和臉孔，至今我還害怕。

我對霞說：「你像我從前一位女友……」

「現在呢？」霞追問。

「現在在重慶，和一位我很欽佩的軍人結

了婚，生了孩子，早到了西江，前些日子有朋

友香帥，最近又做了第二次的媽媽了……」

「這是我的講話，實在和聲割斷了關係以後

，誰還能夠知道她的下落呢？」

霞要我替她祝福。我就合下掌，她又嫣然地笑了。

笑得那麼的深情和真摯。

第二天晚上霞來時，我正和朋友們商談着

出版社的事。

一番事還沒有談完，從家鄉新來同鄉又來

找我了，我怕給學生是生非的人猜疑，於是把

門掩了。

鴻來向我說：「桂在下面等候，霞的意思

要他和思兩人同去，你最好陪朋友談心。」

前次遊藝社對我挑了一肚子悔氣回來，這

次我應該知趣才好。不過，我心裡是不安着，

為什麼會不要我隨行？」

是的，我想起來了，我的猜想總是自作多

情，錯誤的判斷是常有的，我會為它而煩惱過

。不把教訓作經驗的人，是生命的浪費，亦是

事業成功的阻力。

浪費是奢侈呀，我奢侈的次數不少了。所

以，事業上阻力和障故會這麼多，恐怕這就是

原因吧！現在，我感慨裡有着亟待掃除的哀悲

的殘響。

我和鄉親有心無意的談了一些無甚重要的

話，心情却為他們而煩苦着。——我拼命地去

我遠觀來援救我，但是總不可能！

想到霞對我並沒有特別友愛的地方，又好

黯然。……因為，霞去時一句也沒有對我說，

雖然要對我說，在這個情景下，也不可能。

我斷定霞對我是很普通的，我很渴望她對

我會多一點什麼，即是與對鴻有點不同的，更

別別的地方。事實上是不會有，我料她沒有這

樣慷慨。

那末，還是從不相識來，歸回不相識裡去

不好嗎？可是，備不可能，我為什麼總是管不

住自己，我不是誇說過自己已有毅力？

整晚我的耳朵都留心着鐵門，和樓梯的脚

步，希望思和鴻早些回來，會告訴我一點消息

照例的，回來以後，大家交談時，愛檢討

自己的妄想和不是處。

鴻檢討他結婚不久，又食着新歡，明知這樣

下去將來是不會有好結果的；思也同樣說，已

是有了太太還有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了，為什

麼還要去追求不可能成爲太太的人？同時職業

的問題仍沒有解決呀。而我更加不能饒恕自己

，要是再演下去，不是又要出現一幕悲劇來？

愛一個有夫之婦是不道德的呀！就是我們

去追求女子也是不應該的！

但是，心靈裏的聲音又响了起來：——管

他呢，戰後是女子過剩要分配呀！

我非和女子斷絕關係不可，我要計劃和執

行我的工作任務。

鴻和思告訴我：同去另有一個女孩子，回

程時桂和那女孩子先乘車回家，據說霞在歸途

中也是沒有多大肯答話，他倒也是好失望的。

我沒有參加，多少總引爲憾事，我希望霞

也有同樣的意思。

夢和幻對我總是誘惑多而裨益的少。

思偷偷地告訴，霞會這樣說過好幾次：「

金先生爲什麼還不來？」

他推測是：鴻對霞大概是說過，告訴她們

我在會審，一會就會來吧。

我把這對我說的話轉告給思，他肯定地證明我沒有這樣說過，憑他是鴻的造謠，並且很希望我能約一談，他會和我代守秘密……這筆也弄得我整夜不能好睡，約瑟又怕她不至，更怕鴻鴻聽得大家不好過……

終於，在第三天早上，接受了思的懲思，吩咐阿方送了信。
我的心有點慌，彷彿做了一樁盜竊行爲般。

阿方回來很輕快報告，信已經交到了霞的手上，不過桂也在那邊。

我問阿方還有什麼話說沒有，阿方搖着手就走了。

整個上午與轟動的，而預感的前哨却時時過聲，我在情場上戰鬥的經驗一點也不豐富，這事總是那麼生疏的。

幸虧不失去約前來。

雖然在公共交際場所的茶座裏，可是霞的態度異常嚴肅起來，談話也一本正經，一再問着在字句旁加上圈，到底有什麼要緊的事需要她親自前來與我會商？近於嚴問的神氣。把我預期的興致打了一個大折扣。

一件點心也拒絕吃，斟滿一杯茶也不喝，不過，香烟倒一枝一枝的接續着抽，把我帶來的浮士德無心事閱讀，不住地擰呀擰的，我不明白她的心事，我好後悔，我十分慚愧！

我要時時結賬時，霞說話了，告訴我剛才先到我們的寓所，先問起我，鴻留住她不要走，她托稱有事即刻要告辭，鴻竟然說：「金先生的了結嗎？」

霞責備我一點小事也不肯守秘密，使她的

心非常難過。恨就恨在這裏。
我辯白着，同時又懷疑着，莫非思洩漏了消息？
對思我開始憎惡，不該把那些事胡亂告訴第二個朋友。

經過了一番解釋，我提議要不要找一個比較幽靜的地方坐，她搖搖頭。

就在那兒談了整個下午，願望、事業、婚姻道德、以及家庭瑣事都談到了，霞憤鬱地示意，從此以後，她恐怕很難得到我們那兒來了。我誠懇地詢問是什麼原因，總是以不相干的理由回答。

於是，我把那冒昧的約會向她請求寬恕，願望不要以此就鄙視我，而她只是轉求我原諒，使我疑惑不解……

果然，自此以後，就一直沒有來。

鴻和思會去信邀約，也沒有來，阿方也早日借故辭了職務。

是不是離開了故居？曾有一夜鴻和思在她的住所門前的馬路上徘徊了很久，裡面燈光燦然，但是，總不敢去探問消息。——這是過了些時以後，鴻在酒後大家興致很好的時候露出的真言。

而我總是很抱歉，不能對鴻報告那奧秘，我那一次的約會雖然沒有一點黑暗的舉動，而行為則有斷可鄙。因為霞不來的原因，我總認為是我的罪過。

我異常內疚，對思私下說了不少十次，如果我知道霞和桂會因為我那次約霞而大家斷絕了回往，我是不會這樣做的。

思說：「內容恐怕不會那麼簡單，依我看

來！」
以後，彼此在星期或是在深宵獨談的時候仍常以她們爲中心。到最後都以「相見怎如不見，有恨還是無情」，作談論的終結。

一個月以後，思出國到南洋去了，鴻也外派到了東江，我也搬了家，這件事沒有對象談起，便無可奈何地當作一個結束。

一天晚上，我回到原寓那裡，門房交給我一封信，拆開了以後，知道是霞寄來的：信上報告她已經到了香港。

她又說和我們認識以後，曾一度感到非常榮幸。
她和桂實在不是姊妹，而是同學，彼此都尚未結婚。

爲了要明白我們的底細，阿方原是她們的女工，透過荐人館的介紹，我們總算把她雇用了，她非常感激。

我們每次當她們去後的談話，阿方聽得好清楚，逐一的轉告給她們，並盛讚阿方的忠實和功勞。

我們心靈裏的奧秘，一切也給她備刺探到了，她很自滿自足。

她並不是爲了我那次約會後，有什麼不快而不來，實在憎惡我們男子到處想進謀私慾的滿足，所以只好請我原諒。

說我請她寬恕，尙有自知之明，所以會給我寫這封信……

我看完了來信，慚愧之色染上了我的雙頰，遍身燃燒着似的灼熱。歎道：「嚇，好可怕的……」

卅四、十二、三日於廣州

「耕者有其田」

李勵文

給農人其一

那時候是七月的天氣，太陽照得同火一樣。我在一條崎嶇不平的小道上行走着。嶺東的土地本來就是這樣，老是沒有一條平坦的道路，單單的連綿的山嶺，又老是圍繞在前前後後幾十通達的地方。但風景却是頗為宜人的。很多處的魚塘在陽光下發出微濛的波光，不時還有一些魚兒跳躍在水面上，那麼地咻咻一响。那麼地閃閃四射，綠樹上的松樹林在陽光下顯得更加蒼翠，天空却是又高又藍，一縷浮雲都不染，環境真是幽靜。有一隻栗色的大雁應從松林裏飛起來，在高高的天空中盤旋鳴叫，那種尖銳的清脆的聲音好像笛子一樣，很使人入夢幻境。

我走得有點累了，汗不住地流下來，恰好在那個偏僻的下面有幾棟農家屋，我於是踱過了一大叢新鑿出來的菜地和一片田塍，走到那裏去，我的意思是想在那裏透一透涼，休息一些時候，我走過去的時候，一個老農人恰好從屋子裏走出來，腳着根旱烟管。

我向他打招呼，并且舉起烟管。

「天氣真是熱——」我說。

「唔——」他正吸着煙。

「我怕要是下雨了，」

「唔——」老農人吐了口煙，望望我，「

下哪——」

他是一個樸實沉澀的老人。他的肩膀很平

圓，胸背雖然有點佝僂，却還堅實。他的黝黑而多皺的面孔，充分表現着生命的滄桑和奮鬥。他的壽眉低低地垂下來，幾乎覆蓋了眼部，但從那抹稀黃色的眼毛後面，却深藏着一對黑色的誠懇的大眼睛。他的話語很慢，而且夾雜着不太清楚，十足是農人的本色。他蹲在門外側的龍眼樹下，讓我坐在唯一的小矮凳上，那是他的客氣和禮貌。

「這是伏裏天氣」，他望着我說，「雨是下不來的。」

我們便這樣地漫談起來。我向他詢問着許多關於農人和土地的事情，他却是那麽耐心而高興地回答着。他的說話雖然不大好聽得清楚，却也使我頗為入神。

「你應該曉得，年青人，」他說，「在土地裏——在那些黑色的泥土之中，那是埋藏着很多的東西的。我們的穀要從那裏生長，我們的菜蔬也要從那裏生長，我們一切食的東西都要從那裏生長，……」

「就是我們自己，老伯伯——」我打岔了他的話：「豈不是也靠着土地生活的嗎？」

老農人大笑起來，他把旱烟管上的烟灰敲掉。「對的，年青人，」他說——「我們和我們的祖宗都是這樣。」他悠悠地吸了口烟，又說：「而且，我們將來也是要回到那裡面去的，在泥土裏，那才是我們永久的地方。」

老農人便於是絮絮不休地談論起土地，他和土地密切地生活在一起已經是幾十年的了，他熟知土地，熱愛土地，他的希望完全種落在土地之上，甚至於從他的身上也容易使人聞嗅到一股強烈的土地的氣息。說着的時候，他向我伸出一隻手，那手掌長滿了繭和極粗的皮。

「你看，這是土地送給我的東西，」他笑着說。

「那你——老伯伯，你送了什麼東西給土地呢？」

我也笑起來，興奮得很。

「我——」老農人慢吞吞地說：「我自然也給了他很多東西，你看，年青人——」他指着他的臉頰上的皺紋，「我送給了他這一生的好時光，……」

老農人的話頓時使我有點茫然，但我還沒有理解到這情緒變化的原因，老農人已繼續着他的說話，他把手一揚，指着面前一帶的土地這廝說：

「看，我這送給了他這一片好禾苗——」我順着他的手望過去，在那遼闊的一片邱陵地帶，果然是豐滿的一片禾苗，又青又壯，使人不勝羨快之至。

「真是好禾苗——」我不禁地自語起來。

「好禾苗——」老農人的聲音有點興奮，他說，「那自然是。我覺得那片土地真是再好也找不出的了，又鬆又軟，無論種下什麼東西，都總是長得那麽濃那麽壯。每次，我只要輕輕地打着牛兒，那些土地就翻轉過來了，……」

老農人叭了一口深長的烟，又吐着那些烟

文

氣。
 「這幾乎是地向那片土地出神。」
 「一個個大的鴉雀田禾裡跳起來，低低地飛翔着。」

「果真是好土地！好土地！」我覺得我是在這樣說着。
 「連地這靜靜然是靜的沒有什麼東西會比這地靜好的了！」老農人敲着他的烟灰；他面黃骨瘦，他的古銅色的面龐在強烈陽光的照耀下顯得格外黧黑和輝煌。不過，年青人似乎不怎麼注意這地，從來就是這樣好的——這就是他的願望，如果這地真是這樣的好。」

「自發的這地這是有好的，我說的。」
 「大老臉兒，譬如這片土地——」老農人說下去，高聲地揮着他那鐮刀，那鐮刀我只有十八歲時才第一次見過。他把我土地給了我們幾個兄弟，分給我的就是這一片——這一片，這地他手捧着，「這地是怎樣瘦的，土地呵，瘦得那真是瘦的，瘦的像灰沙一樣，牠的顏色是灰白的。」

「這地這瘦的，我說的完全錯了……」
 「錯！」老農人說，「我根本就不理解地這瘦的。」
 「我的血和汗都是白流，」老農人說下去，「我可以這樣說，——那是我早年的收穫，你看，這還是較好的季節呢。」

我望過去老農人指着的那塊地，裏面堆積着幾次堆積的禾，應了我對於農事的淺薄的經驗。我可以估計：那些禾稈多景的打出四担，或者多一點的穀子。對於一個依農為生的人家，這點穀子自然祇是可靠而且失望的收穫。但在那片綿延肥沃的土地上，我敢信，生長的穀子一定不祇這些——那麼牠們究竟到那裏去了呢？那些穀子。

我問，對着老農人。
 「牠們——那些穀子，……」
 老農人嘆了一口氣，一刻之後他才繼續着說下去。

老農人說完的時候，嘆了一口氣，他說：

「年青人，你看，和土地在一起的日子是多麼艱苦的。」

我深深地感動着，老農人的回述使我情緒

「但是——」我對老農人說，「老伯伯，你畢竟沒有失望，你到底得到了好收穫，你的血和汗都沒有白流。」
 老農人沉默着，他憔悴地吐着烟；過了一刻，他才把面孔對着我，他却是那深深深深地嘆了口氣，他說：

「我——我把土地賣掉了，……」
 「賣掉——？」我的心也和老農人一樣沉痛起來。

「我——我把土地賣掉了，……」

「是的，……賣掉了，……」

老農人的頭低了下來，他把旱煙袋擱在一邊。

「……我把土地賣給了王三爺，……那

個發國難財的，……」
 老農人苦痛地說着，他把頭抬起來又垂了下去，好像一頭受傷的馬匹，他的聲音也是那麼沉重。他回憶似地說着他的不幸。他只有個兒子，是一個頑強而結實的農人，完全是在那片土地上生長起來的，但在幾個月頭之前，他已經應徵入伍了。自然，當兵是吃不得的，這是國家的事情，」老農人說，「沒有兵，讓日本鬼子來了，那還連渣也沒有的。」老農人這於是只好肩起了鋤頭，陪伴着他年老的妻子和那個年輕的媳婦，為了生活而不得操作。在一個炎熱的急雨之下，他年老的妻子都卸無可奈何地癱倒在田間，那場癱瘓——她在癱瘓中，經過了——長濃苦難和負債的日子之後，那個年老的伴侶才靜默而痛苦地死去。「她死了，那是很好的，剩下我受這磨折！」老農人抬眼望着遠方——遠方，在那裏有一帶荒涼的山崗，也許，那個苦難的老人就埋葬在那裏。當老農人回過頭來的時候，我從他那深窩的眼睛裏看到了最深沉的悲痛和苦難，因為老農人不但從此喪失了他的伴侶，而且他永遠地喪失了那片土地——那片他用畢生的血和汗灌溉而來的土地，爲了償還，他不能不把田地賣給了那個發財的王三（移下寫真）

老農人說完的時候，嘆了一口氣，他說：

園 萄 葡

·大郭黃·

那是一座葡萄園，離葡萄園大約兩里路光景，便有一幢平房，房平房前植了四枝年紀已經不小的芭蕉。

平房的主人幾個孩子，大的今年十一歲，小的今年只有六歲，而那中間的一個今年是八歲，在我剛回來探望他們的時候，我們之間還是很陌生，小的一個連我帶給他們吃的東西也不敢要，然而我來過幾次之後，和他們像給一條河流阻擋着的兩岸，爲了橋的架成，我們隔膜不久也就打成了。在有月亮的晚上，倘若我在他們的家里聊天，便常常給他你推我擁的到那葡萄園里談一些過去的故事。

「故事麼？」我有時真的給迫得焦急起來。「你們家里那些書便比我肚子裡的多得很哪！」

「不，不！」其中那一個八歲的孩子邊跳邊笑的抓着我的手，說：「我要你說，我家里書都看得膩了。」

「而且，那些書都是沒有趣味的。」那個大的十一歲的孩子滿臉正經的說，他的手就拉着那個最小的六歲的孩子。

「那便第二次我來的時候說給你們好了。」

我在當時的哄騙他們，好給我一個說身的機會，然而，他們都不聽我的話，跟着竟吵吵起來。那時，湛藍的天空里一顆圓圓的月亮分外皎潔，葡萄的葉子反射着一片銀光，就是遠遠的樹木都隱隱欲現，但那幢平房——孩子們的家現在是起始沉默了，離那里五六里光景的鄉村還是靜穆的什麼似的，只是偶爾有一兩聲犬吠遠遠的傳送過來，黃昏時雖有雀鳥的鳴唱，那個時候都回到巢里休息去了。在秋風的沐浴里，月色如銀光照下，孩子們聽故事的趣味似乎更爲濃厚，我再沒有法子哄騙他們，便只好東抄西襲地說了如下的故事：

「你們真的要聽我的故事麼？」我看了看他們那些無邪的眼睛諦視着我，我要他們一塊兒坐在草地上：「你們都沒有到過B江罷？」

「沒有，沒有。」那個大的十一歲的孩子搶先的說，小的兩個還緊緊的挨過我的身邊來。

「B江——那是由E城到C城的一段水程中間，那里有

一個峽，那峽的附近有一個村莊，相傳許久以前那里曾經有過一個孩子有「九五」之尊的命呢。」

「什麼「九五」之尊呀？」那個八歲的孩子等不及我說下去，驚奇地張大着眼睛問我。

「什麼「九五」之尊嗎，就是說他將來要做天子——皇帝的。那個孩子不幸出世之後就沒有父母，後來完全是由他的嫂嫂養育他，然而他的嫂嫂知道了他將來要做皇帝，却由嫉妬而不要陷害他了！他，這一個有「九五」之尊的命的孩子，有一天便給他嫂嫂拿藥害了一雙精靈的眼睛。」我停了一下，望着天上的月亮和星星，他們那時都聽得出神了，凝着神聽着我的故事的變化，我繼續着說：「你看見天上的星星麼？以先，那個孩子的眼睛真有如星星那樣有着閃爍的光，然而，自從給他的壞嫂嫂毒害之後，星星沒有了，那個孩子一生都看不見世上的一切了，你們想，沒有月亮的天空，假如連星星也沒有，那是多黑暗，多可怕啊。」

說到這里，那個最小的孩子逐漸的挪到我的面前，而且彷彿有點睡意，但那兩個大的孩子却神采奕奕的在諦聽着，還是那個大的孩子說：

「那末，後來又上怎樣呢？」

「後來麼，後來有一個將軍來救駕，帶着那真命天子——瞎了眼睛的孩子，便偷偷地離開了他嫂嫂的家。聽說那將軍的打算，至好在天明之前離開那里，使那真命天子因爲瞎了眼睛，走得很快，到那將軍已經過了峽了，他還遠遠的落在後面，而且不幸得很，遠遠的村莊傳來雞啼的聲音，這樣，那真命天子——瞎眼的孩子便永遠離開那里，而且永遠沒有皇帝做了。說也奇怪，就在那天亮時一陣大風，把那將軍的那一頂帽子吹到不知何方去了，所以在那峽旁邊的一座石山上我們看見的那個瞎子和那個將軍，（這時他們都變爲兩個石像了）而那將軍的帽子果真是失掉了的。」

那個最小的孩子雖然有點睡意，但他却似乎還在朦朧地聽下去，說到那將軍失落了帽子竟引起他奇怪起來，他捉着我的手問我：

「那末，將軍的帽子給人拾去了？」

「不，」我一面解釋，一面撫摩着那一頭柔髮。「將軍的帽沒有給人拾去，可是，那時給一陣大風吹得很遠，在C城，到鎮路上的一座石

出，到而今還可以找得着那一頂帽子——雖然和他們自己一樣，那頂帽子因為年代久遠，而今都石化了。」

「就這樣算了麼？」那個八歲的孩子說。

「再說一個，再說一個。」大的一個孩子扯着我的衣服，一定要我繼續說。

那時，那幢平房依然沉默而溫柔地站在田連阡陌中間，在皎潔的月色底下，平房里的燈光從窗子裏透露出來，却顯得是那末柔弱，爲了怕他們的爸爸和媽記掛，我又哄騙着他們第二次到他們家裏再說，但他們聽得似乎還不够味兒，我只得又說了如下的故事：

「你們會到過H城麼？」我又向他們問了。

「沒有。」他們似乎是同時的說。

從H城到G鎮那五十里路，我們要爬過很多高山，就是坐那地方特有的山轎，到爬山的時候也得下來跟着轎夫們走路呢。就在那五十里路中間，那裏有一個村莊，從前據說也很興盛，但一代一代傳下來，直到而今，整個村莊都日漸衰頹了，那是由一百戶人家到而今只得五家了。我停了一下，又繼續說下去：「就在那村莊附近，到現在還有七七四十九堆煤。聽說從前由那村莊進去不遠的一座山，曾經出過煤，有過許多人開採，但後來開採的人走了，煤也再沒有人開採了——」

「那七七四十九堆煤呢？」那大的一個孩子大概怕我忘記了罷，他重新地提醒我。

「就是那七七四十九堆煤麼，」我說。「那七七四十九堆煤里就埋藏着一個故事。聽說許久許久以前，那個村莊有一個整生勤謹的莊稼人，但他積蓄下來買的田地，屋宇，以至他手上的白銀，（那時市上的交易還用白銀呢。）都給他三個不聽話的孩子花得一清二光了。」

「是三個孩子麼？」那個八歲的孩子點着手指望了望他的兄弟們說：「那三個孩子都花他爸爸的錢麼？」

「是的，那三個孩子一點事情都不做，一切的莊稼事情還得他們那老頭子動手，但最壞的還是他們都只會花錢。家里一個人做工，三個人花錢，結果：他的田地，屋宇，以至手上的白銀都給花得乾淨了，其實，老頭子那時還有五十兩金子呢，爲了怕那不肯的兄弟再把它花光，便偷偷地把它藏在村里附近的地方。因爲山里的煤都傾倒在山下，他閒下來的時候，便把它移到藏着五十兩金子的地方來。後來還是怕那三個不

肖的兄弟知道了，便繼續的挑了許多來，一堆一堆的却恰恰七七四十九堆了。」

「那末，後來呢？」那大的孩子又這樣的問。

「後來麼，那三個不肯的兄弟雖然都有點知道這消息，但都無法找得着，就是用鋤頭在那些地方發掘，可是鋤不到幾堆，又把鋤頭丟了，結果，也沒有一個掘得成。」

「這樣，那五十兩金子也終於丟了？」還是那個大的孩子說。

「不，那五十兩金子沒有丟，但而今也沒有人找得着，除非你能够在那七七四十九堆煤里，一寸一寸地方都用鐵錫掘過，耐心地找尋，你便可以拿到那五十兩金子了。」

「爲什麼那三個孩子都不耐心地找尋呢？」那個八歲的孩子忽然插進來說。

「壞就壞在這里，」我歎息似的說：「如果不是這樣，也許那老頭子的財產也不致給他們花得清光了。」

夜，逐漸地深，葡萄園附近已經再找不到一個人，雖然秋夜的虫鳴還一樣的繼續着，但那晶瑩的月亮的腳步在不斷地躡躡爬行中間，却給一塊白雲掩蔽着了，而且漸漸的覺得秋夜的薄霧偷偷地暗襲過來，還是我提議：

「好了好了，還是睡覺去罷，橫豎故事永遠不會說完的。」

這回他們都再沒有話說。我把他們送回那幢平房去，葡萄園又起給沉默了。

三十四年十二月廿七日

徵求本刊啟事

本社前因韶關轉進，未及疏遷，不歷年來出版之「文壇」全部損失，茲特徵求本刊自民國廿九年七月創刊號起至第十期止一部，如有零存散本或全部齊全者，請通知本社，當以重金酬謝雅意。

文壇月刊社謹啟

在綠色的窗簾裏

陳容子

你從那里流落到這里，
又從這里流落到那里？
在綠色的窗簾裏：
紅的燈火，紅的喜筵，
依舊當年一樣繁華，
但是，已經換了昔日的主人呵！

街燈泛著倦服的黃暈，
夜風揚起了街頭的寂寞，
你呵，你呵，不要對着
不陌生的窗簾

擦動無窮止的抑鬱
而再無窮止的抑鬱了呵！

我不願對着漸漸濕的眼，
讀出一篇同情憐的故事！
我願意在

(接上22頁)爺，他從此變成了佃農，一無所有。他的年輕的媳婦雖然拼命工作，整天背上他那幾歲的孩子，在風而烈日之下開墾荒地，但那有什麼用呢？那些地方只能夠種上一些青菜和雜糧，而地方——又終久是人家的土地，他——年青人——！老農人極沉痛地結束着他的敘說：「這就是農人家的故事。」他嘆了一口氣，又把眼睛看着遠方。

我茫然，感覺着極大的困擾和悲憤。在我的前面是一片田地，茁壯的晚季禾苗正在生意葱蘢，在那些禾苗之間，在那些潮濕的泥土上，我還清晰地看到了一排足跡，那是農人在

夜雨霏霏的冷簷下
想起你當年如何做了
這窗子裏驕傲的主人。

你應該知道感謝
抗戰給了妳光榮的日子，
妳要知道感謝

死神不會愛上妳流亡裏的青春，
讓妳遠遠擺脫了糜爛的生活，
而真正生活在一個新的場面呵！

妳經過了戰火熾紅的試煉，
八年的流亡如今告一段落，
而時代已有着壯麗的遠景了，
再忍受些眼前的沉黑吧！
看着哪，看着哪，
東方將浮現一片光明的畫面。

做田事時遺留下來的，我想像，那也許就是老農人的足跡，如果不是，也就是他那年輕的媳婦的。那麼想的時候，我不禁記起了一句話：「耕者有其田」，我想着，也就不期然噙了出來。

「耕者有其田——」
老農人詫異地望着我，不大理解地複唸着我的話。但我知道，也決然相信，那並不祇是萬千個現實苦難的農人們的聲音。

「耕者有其田——」
「耕者有其田——」
仲秋，白雲故鄉

詩人的道路

零零

你就是帝王，你要獨自求生！
讓自由理性做嚮導，
踏上自由的大道。
對於你那高貴的事業，
不求任何的報酬，
而結成愛情與理想的果實吧！
普式庚：給詩人

「我的道路難行，
是誰過這句話呢？
二十幾年痛苦的生輝，
使我也有人生行路難之感了！
我羨慕無知的山峯，
我羨慕無知的石頭，
我羨慕無知的種子，
而厭惡了使我追求痛苦的知識，
永遠地一條鞭子，
使我不敢停止我的步伐，
欣賞那為夕陽抹上朱紅的湖水，
就是在黑林中夜鶯婉轉的歌聲。

大地上的夜都沉睡了，
我仍舊要奔馳在黑暗的沙漠上，
像那些懷有憂鬱的靈魂，
我負着沉重的行囊而向前，
啊！

無數人讚美過我，
無數人讚揚過我，
而我感與知慧都給我苦痛！
我愛靈魂的沉靜，
我愛心境的和平，

冬日談「冬」 予之

回到了廣州，十一月的天氣還相當的和暖，昨天我還見到一個赤膊的黃包車夫呢。如果在粵北、贛南或者湖南來說，可就差得遠了，這就是我的經歷過的地方來說，不談遼遠的冰島、阿拉斯加，或者北平、東三省……

大概相同於現在的時候，粵北已經滿飛着獺了，在南國長大的孩子，是會覺得有點新奇而好玩的，清早起身，門外的草地，樹枝，屋頂都滿鋪了雪白，細細，一條條銀針，撒佈得頗均勻而齊整，但你如果用手去捉它，它就不願意地變成水了。

這時遠處的河邊，蒸發出水汽，像一陣陣的輕烟，把樹林、遠山罩得朦朧，我們談話的時候，乳白的口氣也長陣陣地噴出來，有趣極了！

不過，太陽出來的時候，會把一切景象改變掉的，薄薄的冰後跟着蒼蒼，「士老」們都在門口享受溫暖的陽光，解開衣服捉獺子或者燒餅，噴噴裏裏的煙草在閒談，同樣耕牛也無須作工，都躺在門前休息。

那個時候，你會體驗到一種微妙的情境的感覺，同時，你不可不嚐到香而肥大甜美的甘薯了。

其實，粵北並不會比贛南冷，不過凍手的火爐已經很流行，它的構造是把一個小鉢放進竹篾裏，用一個鐵線蓋罩着，很簡單，有的竹篾却織得非常精緻，於是在大風刮起的時候，把圍爐盛滿熾紅的火炭，把手放在罩上烘，

然而，已經三年了，我住在粵北邊境的鳳

於湖南的鄉下裡，却看不到下雪。

直到最近一年的冬天，是東南「掃蕩」戰最激烈的時候。

南雄的冬景，並沒有特別的地方，不過似乎風刮起來比較凍一點，古老而高大的城牆，巍巍的賓陽門，因蕭條冷落而更顯出嚴肅。

可是南雄和信豐，雖然相隔不遠，但對比得很強烈，誇張的說法是「馬後挑花馬前雪」，不過這並非超越現實的構想，當南雄的梅花開得很美麗而燦爛的時候，我們又逃難到信豐，跨過連亘不斷的五嶺山脈，在過了分水嶺，便逐漸感覺有碎骨的寒意了。

風刮得真大，雨水也落得最起勁的時候，不久，便可看見雪神降臨到人間。

如果是棉花雪，它可以慢慢飄舞於空中，一片片很柔和地擺動，輕輕地着地，有人叫做「魚毛雪」，起初是在夜晚下降，但後來白天也落了一陣，固比暴雪，飄着斗笠去着雪，一出門，便給打得「鏗，鏘」地响，解下來一看，已經一堆堆了，也很有趣，不過本地人却都關門烘火或者圍着三幾個「老表」圍爐喝酒——戰時的難雨，沒有禁酒，他們甚至坐的椅子也是嵌

上一個炭爐在裡面。一個充滿閒情逸致的過客，不是旅程催迫着，他儘可領受冬雪初晴那種風聲的味道的，一天傍晚的黃昏，是比較溫暖的時候，你可以跑出蓋定橋邊，信豐江畔，享受視覺與聽覺的

福，看看玻璃世界，聽聽清澈寒冷的溪流。但我並沒有因它的美麗而留戀，而反是辛勞地冒着寒風，背上行囊，踏着使人趾痛的厚雪，橫跨無數的山峯，不斷地前進，一步步小

心翼翼地爬過五嶺高峻的峯巒，身上僅存一件薄薄的舊棉衣，晚上疲倦了就在禾草堆上睡，天一亮又啓行，當時，所以我懷疑了白克烈

(Berkelov)對主觀的觀念論解釋：只有我的知覺是得得住的！

在南國習慣了海風的煦和生活的人，會不出一道道血的條痕，甚不雖然臉孔也給吹裂而現什麼原因？是什麼力量？這是生存的慾望的驅使，因為我們還有強烈「求生」「不屈」的意志。

當後來和朋友們談到這段經過，都以為北方冬天的時期相當長，所以永遠給人一種緊毅剛強的鍛鍊，整天生活在寂寞而寒冷的土地上，會使人常常保持冷靜與嚴肅之感，所以體力與耐力，都比較南方人進步，愈接近北方則更甚，我以為這並不會誇大，當時，如果不是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在鼓勵、催逼、鞭策時，我以為我們都是非常脆弱的。

王桐齡先生研究東洋史下了一個結論：因為金的根據地在吉林，所以滅了根據地較南熱河的遼，金移至北平做根據地後，却給在外蒙做根據地的元滅了，其他鮮卑滅了匈奴，北魏滅了鮮卑，契丹滅了沙陀，都因為愈在北方的國家武力愈強的證明，我認爲是有片面的理由的。我想起了我們底西伯利亞，我們底蒙古，我們北方的土地……都是我們的呵，我們祖先遺留下來的土地，北方的冬天，會教我們的人民堅強地生長，會教民族的壯大，因此，我常常想而夢想於往未過過的塞外。可惜在桂林，衡陽住的時候，却碰不到冬天的，否則，結滿冰層的榕湖杉湖，滿鋪着雪花的迴瀾峯，湘江飽漲的太子碼頭，倒是真的充滿了詩情畫意，那個時候，一定會令人忘掉南國溫暖而可愛的！

海的回憶

林沙而

迷濛的寒雨
 深鎖着黃昏
 一個生命
 無聲息地擲進了煩惱的人間

雨初的海
 飄蕩了我的童年
 在那些浮浪的昨日
 媽媽告訴我海鹽王是鹽暴的

月夜
 一支悲憫的船鐘曲
 唱得海也哽咽了
 年老的藤梯便閃閃着
 船夫們的眼淚

海潮
 這灰色的鐵錘
 把自由的船隻
 衝散的散了起來
 孤獨的輪影
 便像一個沉默的看更人
 我恨恨的隨流了
 這個鹹溼人的囚徒
 我感覺得氣息和激動
 它是用燭燐呼吸的
 它有馬達的鐵心臟呵
 海港壓得我感倦倦

我便向原野舉起年青的腳步
 讓生活載我到
 一個沒有歎息的地方

我的伴侶
 也有一個海的回憶
 和一個原野的幻想
 我們將一個希望耕在泥土里
 便等待着春天

他低聲問我
 「春天真的會來嗎？」
 我堅決答他
 「春天是要來的
 還有許多美麗的春天哪」

雨天

李桂庭

想着

(一)
 地很潮濕
 外面下着雨

那時候
 我的心好難過
 我這悶的要死
 屋頂上唱起了
 抑鬱之歌
 泥土也奏起暗啞的弦琴

你說
 這日子太壞了
 等一等才好出門

(二)

我喚着你的名字
 你睜大了眼睛
 我笑
 你也笑
 我們牽着手
 打開傘子
 向着密雨的林子走去……

路
 泥濘的
 在一個青的樹上
 你摘下一朵鮮紅的花朵
 插上我底襟頭

你笑……
 像一個年青的士兵
 像一匹驕馳的戰馬
 我說
 這是勝利的標誌
 這是光榮的顏色

(三)

我怕你
 驕傲的神采
 我怕你
 白熱的眼光
 有時
 很喜歡說話
 有時
 擦起了嘴巴

像一個鬱悶的姑娘

難道是惱我嗎？
 不——
 你掉轉了臉
 沒有言語……

(四)

我想起
 你會說過
 家鄉的親屬
 過着勤儉的日子
 你還說過
 這世界惡極了
 有許多人被欺凌和壓榨
 有許多人在餓寒和病死……

但是
 現在世界太平了
 家鄉有着歡呼的屋屋
 有許多凱旋的旗門
 有許多人在歡笑了
 也有許多人懷着天大的希望……

我——
 想着你
 在落雨的時候
 我——
 像陪着你
 在一個雨天里……

——十二月廿六日——

紙報準標的國中南閱請

報日山中

聯合訂閱

特別優待

特別優待

聯合訂閱

宣揚國家政策 · 表達民衆意氣
奮發建國精神 · 改進社會風氣

言論公正 · 消息詳確
副刊精彩 · 廣告宏效

社址：廣州光復路四十八號
電話：總機一三一六號 編輯部二九七號
惠愛路辦事處：惠愛路五十二號

文化展望

創刊號要目

屠覺齋 對南洋新文化運動的展望
 談建國與法治
 當前中國通貨穩定問題
 華北，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綫
 印度問題的癥結
 催眠術是真的嗎
 嶼西風俗散記
 差爾冷橋的歌
 永不休止的飢荒

屠覺齋 陳容子 包天放 張仲芝 錢端升 方明 鄭準 荻仙 容子 湧泉

文化展望社出版
 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十六日出版
 每冊定價一百五十五元
 各書店均有代售

春天的歌

名曲集

風行全國

| | |
|---------|----|
| 1. 晨 | 內容 |
| 2. 春遊 | |
| 3. 聖母頌 | |
| 4. 思鄉曲 | |
| 5. 中美之歌 | |
| 6. 聯合國歌 | |

名曲十二餘闕

各級學校·音樂團體 不可不備

愛音樂者尤宜人手一本

出版者：萬國書店
 廣州惠愛路五十二號
 發行所：中山日報辦事處
 電話：一六三八
 定價：一元五角
 歡迎外埠批發及函購
 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廣東分社出版

十九世紀歐洲思想史第二編四冊
憲政問題參考資料：黃圖出版社
比較政治哲學……密拉格利亞
比較教育……凱基爾著
國民中心校應用文作法：支海清
新應用文手冊……王會編
初中各科升學指導……譚光碧編
代數試題詳解……吳志善編
算術試題詳解……吳志善編
幾何和三角……鍾純編
合作企業理論與實際……彭師勳譯
中國近百年史教程……張健編
中國原始社會史……吳澤霖譯
西洋音樂史教程……章君譯
世界形勢新講……陳原眉講
中國地理新講……賀培聲
儀禮正義十六冊……胡培聲

宋元學案二十四冊……黃宗義
明儒學案七十二冊……黃宗義
後漢書補注五冊……惠棟撰
宋學上之七冊……惠棟撰
新縣制之認識與推行……張
馬寅初經濟論文第一集
柳河東集六冊：柳宗元
日知錄二集：顧炎武
水經注六冊：酈道元
二十二史劄記……十冊

總經理

李浴日著
兵學隨筆
任舉明著
亂世哲學

總經售

物類典型性藝術
文壇月刊

總售

資料餘茶雅壇
藝學半月刊
三民主義半月刊
到四卷十五卷五各期

其他雜誌百十餘種
歡迎採購歡迎定閱

社址：廣州市惠愛中路一六八號

新時代月刊 第一卷 第一期 目錄

| | | |
|----|-----|------------------|
| 一 | 李白華 | 新希望特輯 |
| 二 | 任舉明 | 推過了再說 |
| 三 | 張嘉謀 | 盛世的危言 |
| 四 | 廖正興 | 希望與失望 |
| 五 | 廖正興 | 從頭做起 |
| 六 | 廖正興 | 工作與生活的對立 |
| 七 | 廖正興 | 戰後經濟建設之基本認識 |
| 八 | 廖正興 | 戰後新世界的展望 |
| 九 | 廖正興 | 戰後學術之態度與方法 |
| 十 | 廖正興 | 我國的語文問題 |
| 十一 | 廖正興 | 談五意識的修辭現象 |
| 十二 | 廖正興 | 印度到自由之路 |
| 十三 | 廖正興 | 各個社會中的修辭現象 |
| 十四 | 廖正興 | 三民主義流傳經過 |
| 十五 | 廖正興 | 國父與香港 |
| 十六 | 廖正興 | 現階段的美國對外貿易政策(譯述) |
| 十七 | 廖正興 | 沈瑞裕譯 |
| 十八 | 廖正興 | 外國人眼中的中華民族(續書刊記) |
| 十九 | 廖正興 | 文藝：湘南撥拾 |

總發行所：廣州文德路一七〇號
定價：每冊國幣貳元
經售者：全國各大書店

新時代月刊 第一卷 第一期
中華民國十五年一月一日出版
編輯委員：廖正興、黃文、朱春、陳仲、謝鶴、羅林、朱春、陳仲、謝鶴、羅林、朱春、陳仲、謝鶴、羅林

齊家之道

出版：國民日報社
定價：國幣壹百元
遠地函購郵票通用

是以前社會的進步，不單是物質的，而且是精神的。……

廖宗明著

上海大同枇杷露

枇杷煉製 晶可貴
既能治咳 又可療肺
早晚服食 護喉保肺
清潤芬芳 預防喉患

上海大同藥行製造

獅子血

功專滋陰養血
補腦培元
對弱於精神衰弱
小兒胃口不開
婦女經期不調
力不足調經大效

總發行所：廣州文德路一七〇號
定價：每冊國幣貳元

超體黃

蠟毒靈

瘡癬爛肉
止痕消毒

扶危：瀉痢丹
水瀉疴痢好

售代有均處各

位元堂

養陰丸

治：肺癆久咳
陰虛內傷

裝新換改年二十三國民

售代有均房藥各桂粵

遷善堂

寶八珀珠創始

鹽蛇散

治：兒童急慢驚風
老少風痰良藥
居旅常備永保平安
總發行：廣州漢關路
佛山樂東
(証廣字壹壹四號)
著名：三鞭鹿肥補腎丸

名著

餅月餅禮

永樂大茶樓

蘇滬美點·日夜茶麵
小食飯品·源源供應

正舖漢民路 電話：一〇〇五七
支店一德路 電話：一四九四二

八百載臘味專家

太上皇切肉風腸
天上天鮮鴨腸

廣州海珠南電話一六三一七

梁培泉 救冷丸

此藥治瘧靈
驗一服即瘧
且有除痰健
胃避瘴提神
之功常服有
益衛生

陶 陶 居

嘉 旨 臘 味

廣 州 第 十 甫 電 話 一 五 八 七

三 百 餘 年 老 牌

何明性紅丸

功用：

治撞紅。清熱毒。解淫穢。
瀉積滯。滑大腸。除百毒。

總經銷
廣州
十甫
三行

利華藥房

益 昌 金 鋪

足白珠正
金金石價
首讓玉買
飾作器賣

廣 州 第 十 甫 電 話 一 五 八 七

名廠衫襪百貨
天工名貴禮券
環球化粧用品

廣 州 第 十 甫 電 話 一 五 八 七

省 澳 顯 上 原 結
記 餅 自 等 奇 塘 美 婚
家 味 臘 味 壕 滿 禮
油 餅

廣 州 第 十 甫 電 話 一 五 八 七

吳志記鞋廠
工作精美 用料上乘
款式新型 人人認識

廣 州 第 十 甫 電 話 一 五 八 七